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第五十六卷
唐明宗　唐閔帝
唐潞王　唐主從珂
晉高祖　凡十年（丁亥至丙申）

第五十七卷
晉高祖　晉主重貴
凡十年（丁酉至丙午）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六

（起丁亥盡丙申）考異（提要起丁亥下有後唐明宗天成二年盡丙申下有後唐主從珂清泰三年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凡十年

（後唐天成二年吳乾貞元年是歲後唐漢吳閩凡四國吳越荊南湖南凡三鎮）

春正月唐主更名亶

初唐主詔朕二名不連稱者勿避至是乃改名

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時議置相循已薦鄭珏又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他日議於唐主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柰何更益

以協為天下笑乎唐主曰宰相重任卿輩審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誨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循與重誨共短琪而譽協竟以道協同平章事集覽（重任案漢霍光傳光任太）重注任音壬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言不能考慎其相也西域有大秦國國人合會諸香煎其汁名曰蘇合本草蘇合香味甘温無毒主辟惡殺鬼精物温瘧蠱毒癇痓去三蟲蛣蜣黑甲蟲一名蜣蜋崔豹古今注一名（弄丸能以土包糞轉成丸後知尸解而去莊子注以蜣蜋而笑蘇合）正誤（重任今按任去聲論語任重而道遠）

唐初令長吏每旬慮囚

集覽（慮囚唐百官志大理寺掌折獄詳刑凡繫囚五日一慮按）漢書雋不疑行縣録囚徒顔師古曰謂省録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録聲之去者耳近俗不曉遂（訛其文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

○唐孟知祥殺李嚴

初莊宗之克梁也以魏州牙兵之力及其亡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實為其下所制在禮自謀脫禍陰求移鎮帝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趙進貝州刺史徙在禮為横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晊部之戍盧臺軍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中途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朝廷擢烏震為副招討使代房知温知温怒震誘龍晊所部兵殺之其衆譟於營外馬軍指揮使安審通脫身濟河按甲不動知温恐事不濟亦走度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亂兵殆盡得免者什無一二四月敕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鄴都闔九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悉斬之永濟渠為之變赤

朝廷雖知知温首亂欲安反側詔加侍中質實（盧臺軍按一統）志本幽州之地唐初所置五代時陷入契丹置寧州周克復之置永安縣屬滄州宋初置乾寧軍後改為清州元改為清寧府　本朝降為清縣屬河間府故城在青縣衛河西岸周迴三里臺址猶存

夏四月唐以趙季良爲西川副使

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之朝廷不得已從之季良歸蜀知祥以為推官

五月唐以王延鈞爲威武節度使（【質實】威武軍按一統志唐末所置治長樂縣五代時王審知據此陞長樂府尋改為彰武軍宋初復改為威武軍建炎中陞福州府元改為福州路本朝改為福州府屬福建道）

○唐兵討荊南不克引還

江陵卑濕復值久雨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唐主遣孔循往視之循至攻之不克說之不下又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亦不能得乃詔劉訓等引兵還

荊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

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季興執而奪之自附於吳徐溫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

知祥遇李嚴甚厚一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揖下斬之因誣奏嚴作宣口敕云代臣赴闕臣輒已誅之

【發明】嚴之行也其母謂其前啓臧蜀之禍再往必死既而果然夫以嚴之樂禍而又自請監西蜀軍其死宜矣此綱目所以削去其官然而不書誅者不予知祥之專殺也

唐主以其子從厚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考異】據長興元年書唐立子從厚為秦王則此主其二字羨）

（從厚從榮之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二月唐以石敬瑭爲六軍諸衛副使（【考證】唐以石敬瑭當作唐主以壻石敬瑭○謹按五代史石敬瑭本西夷臬捩鷄之子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嘗脫明宗於危尚永寧公主拜官之初當

書壻於其姓名之上凡例所謂親戚貴重者書其屬是也

○唐郭從讜伏誅夷其族

唐以郭從讜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胡氏曰後唐之亡者三劉后及宦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從讜又負叛弑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族之得非畏其衆乎夫乘初至之威治叛弑之賊其勢甚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而綱紐縱此撫事者所以貴於及時也

高季興襲取夔州唐遣兵討之【考證】（當加唐字於夔州之上）

初高季興請夔忠萬州為屬郡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季興輒遣兵突入夔州據之又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等部送蜀珍貨四十萬浮江而下季興殺而掠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宜自按問水神帝怒削奪季興官爵以劉訓為南面招討使將步騎討之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三月唐初置監牧○唐鄴都軍亂討平之

乎乃受其貢物辭其稱臣【胡氏曰】徐溫辭高氏稱臣是也而受其貢物非也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遏也高氏輕吳之心自此生矣【集覽】【楚王殷】殷楚王名也姓馬【書法】書醜高氏也舍大臣小舍近臣遠可謂不智矣書曰自附不受深醜之

唐任圜罷

任圜性剛急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唐主前聲色俱厲唐主退朝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居磁州【集覽】【館券】券契也館穀所用飲食文書

唐以馬殷爲楚國王

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以姚彥章許德勳為丞相

唐蜀兵敗荊南軍取夔忠萬州

書法書唐兵可矣必書蜀何上流也攻取有勢綱目同志之故司馬錯伐楚取黔中書因蜀周赧王三十五年唐敗荊南取夔忠萬書蜀兵皆上流也

○秋七月唐殺豆盧革韋說

坐前以三州與高季興也

唐流段凝溫韜於邊郡○八月朔日食○契丹與唐脩好

書法綱目書與和親六及和親一與盟一皆以中國主之内中國也此其主契丹何著強也蠻夷主好諸夏之衰甚矣蠻夷主好終綱目一而已

○冬十月唐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兵討之遂遣使殺任圜守殷自殺

唐主如汴州至滎陽民間訛言帝欲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判官孫晟勸守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唐主遣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延光暮發未明行二百里抵大梁城下與汴人戰御營使石敬瑭將親軍倍道繼之或謂安重誨曰失職在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至圜聚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唐主至大梁守殷自殺乘城者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孫晟奔吳徐知誥客之

書法遂者何遽辭也明宗既立張憲豆盧革韋說任圜皆以無罪之辭書殺綱目於此可謂書法不隱矣是過也重誨實為之

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胡氏曰明宗不事華侈故除省耗絕進奉今又蠲逋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矣

發明蠲免逋負此儉德之效也然逋在三司民何預焉雖不及民而三司將何所取必取之於民矣故免三司所以免民也書以美之宜哉

吳丞相徐温卒（初温子行軍司馬知詢以其兄知誥非徐氏子數請代之執吳政温曰汝不如也嚴可求及副使徐玠屢勸温以知誥孝謹不忍可求等言之不已温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未果温卒知詢亟歸金陵吳王贈温齊王謚曰忠武）

唐以石敬瑭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十一月吳王楊溥稱帝○十二月孟知祥脩成都城

書法（不書唐外知祥也前書增營兵繼書殺李嚴於是復書脩成都城而逆節益著矣以為是一敵國也故不書唐）

○唐以周玄豹爲光祿卿致仕（初晉陽相者周玄豹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矣無所復詢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族滅者多矣非所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書法（趙鳳於是可謂善悟主矣明宗於是可謂能聽言矣書交美之）

發明（相者言人禍福莫難於驗既驗則其術精矣此夫人所必問也然趙鳳之言足破其的明宗又能從之故綱目特書以著其美）

唐主立親廟於應州舊宅

質實（應州一統志云唐之所置治金城縣以龍首鴈門二山南北相應故名五代時唐置彰國軍節度遼金仍舊元仍為應州本朝因之以金城縣省入改屬太同府）（中書舍人馬縞請用漢光武故事別立親廟中書門下奏請稱皇不稱帝唐主欲兼稱之群臣乃引德明玄元興聖皇帝例請立廟京師唐主令立於應州舊宅自高祖以下皆追謚）

有年

集覽（有年注見唐太宗貞觀四年）

是歲蔚代緣邊粟斗不過十錢

書法 梁大有年則書梁此其不書唐何天下之辭也自開元十二年書大有年及是二百餘載而後以有年書明宗仁厚之感所及廣矣故大書嘉之終綱目書大有年四有年二

發明 有年之書未易得也而明宗兩見于策孰謂五季而能有此得非存心仁厚戢兵保民之效乎一書再書幸之甚矣

戊子

後唐天成三年（漢大有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二月朔日食○吳遣使如唐不受

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揚溥敢與朝廷抗禮遣使窺覘拒而不受自是遂與吳絕

三月唐以孔循為東都留守王建立同平章事

樞密使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昏重誨辭之久之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唐主許之重誨大怒出循東都重誨性彊愎惡成德節度使王建立奏其有異志建立入朝因言重誨與宣徽使張延朗結昏相表裏弄威福唐主怒謂重誨曰今與卿一鎮以王建立代卿延朗亦除外官宣徽使朱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柰何以小忿棄之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會鄭珏請致仕以建立為僕射平章事判三司

集覽 **彊愎**彊暴橫也愎弼力反狠戾也

楚人擊荊南敗之

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合戰出戰艦橫擊之季興大敗進逼江陵季興請和乃還殷讓環不遂取荊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衆同甘苦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傳治之士卒隸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得死所矣故所向有功

楚人擊漢封州大敗

楚以水軍擊漢圍封州漢主命衛使蘇章救之至賀江沈鐵絙於兩岸作巨輪挽絙築長堤以隱之伏壯士於堤中自以輕舟逆戰陽不利楚人逐之入堤中挽輪舉絙楚艦不能進退以彊弩夾水射之楚兵大敗遁去

夏四月唐以從榮為北都留守

以從榮為北都留守馮贇為副留守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唐主謂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令勿接儒生恐溺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姦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吳攻楚岳州大敗

吳雄武軍使苗璘統軍王彥章將水軍攻楚岳州楚王殷遣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彥章以歸

唐王都反奚契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將兵討破之

義武節度使王都在鎮十餘年自除刺史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削奪官爵以晏球為招討使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晏球攻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秃餒五月秃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秃餒就攻之晏球與戰破之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契丹亦發兵救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趙州刺史朱建豐晏球至曲陽王都悉眾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戰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檛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眾北走都與秃餒得數

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朱弘昭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攻之殺傷將士三千人【集覽】本軍（本或作體刊誤也）輕而驕（左傳輕則寡謀注輕不持重也音牽正反）【質實】義武軍節度（按一統志唐德宗所置治安喜縣宋初改為定武軍尋陞為中山府金初改為定州後復為中山府元因之本朝改為定州以安喜縣省入屬真定府）曲陽（北齊之縣名屬中山郡隋改為恒陽縣屬定州唐復為曲陽縣宋屬中山府金因之元初改為恒州尋復為曲陽縣隸保定路　本朝因之改屬真定府）

【書法】王都何義武節度也曷為不書都篡父者也故削之是故守光篡父則終身削稱守光王都篡父則終身削稱王都綱目討逆之法嚴矣

吳遣使如楚

吳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許德勳餞之謂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眾駒爭皁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胡氏曰】異哉德勳之為人苟忠於楚則不當為他人畫計苟不願為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今無忠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泄諸敵國則不知其心之所止矣【集覽】必俟眾駒爭皁棧（喻須俟馬殷諸子自相爭也莊子馬蹄篇編之以皁棧注皁槽櫪也棧音僝編木為定安馬腳下謂之馬床）

秋七月唐收麴稅

東都民有犯私麴者留守孔循族之或謂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從之

契丹救定州王晏球擊走之擒其將惕隱

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救定州晏球逆戰破之追至易州俘斬溺死者不可勝數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邀擊之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人以白挺擊之其得脫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德鈞獻俘諸將皆請誅之唐主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五十人餘

（六百人悉斬之）

書法（擒惕隱者趙德鈞牙將也歸功晏球何晏球不破走之則惕隱不可得也綱目之於功罪明矣）

八月唐以王延鈞爲閩王

（延鈞度僧二萬人由是閩中多僧）

契丹遣使如唐○九月唐溫韜段凝伏誅

（唐主以韜發諸陵凝反覆教所在賜死）

書法（溫韜段凝為姦逆於先代者也此唐也書伏誅何書伏誅以見姦逆之罪雖易世不可逭也綱目之懲惡嚴矣）

冬十一月唐立哀帝廟於曹州

十二月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卒

（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己丑

（唐天成四年吳大和元年是歲四國三鎮）春二月唐王晏球克定州王都伏誅獲禿餒送大梁斬之

（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唐主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臨騎巡城謂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唐王從之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禿餒送大梁斬之晏球在定州城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入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以煩饋運而已）**胡氏曰**（王晏球非知兵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冠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討三監宜若振槁然三年始得其罪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為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千萬人而坑之不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近功不縻士卒）

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蹙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族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集覽（〔㨂衝〕注見唐德宗建中四年）

發明（王都簒父反君而奚契丹皆舉兵助之夷狄本無足責然天道不容故惕隱禽於前禿餒斬於後而都亦不免誅夷綱目正名定罪一書再書皆所以為賊亂之戒也）

三月唐主殺其子從璨

（從璨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屈帝東巡從璨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

發明（有子不教而使之驕縱則其責在上而不在下況戲登御榻即致之死他時諸子相繼屠滅兆於此矣故書唐主殺其子以惡之）

楚王殷以其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

（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達於殷）

夏四月唐禁鐵錫錢

（時湖南全用錫錢銅錢十直錫錢百流入中國法不能禁）

唐置緣邊市馬場

（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至是始於緣邊置場市馬不令詣闕）

集覽（〔党項〕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

唐以從榮為河南尹從厚為北都留守

考異（從上並漏子字）

考證（當作唐以子從榮為北都留守從厚為河南尹）

（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贇贇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

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脩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喜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與之間昏婣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冀唐主賞歎其言而不能用【集覽】河南相公（謂從榮之弟從璺也前為河南尹故云）

唐以趙鳳同平章事

唐主問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韜繼麟尋皆族滅朕得脫如毫釐耳因歎息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必刻之金石也

五月唐遣使如兩川

唐主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獻錢皆辭以軍用不足仁矩唐主在藩鎮時客將也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未幾唐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質實】梓州（按一統志隋之所置治郪縣唐初改為梓潼郡尋為東川）節度治所五代時蜀改為武德軍宋初改為安靜軍節度尋陞為潼川府元改為潼川路本朝降為潼川州併郪縣入焉直隸四川道

【書法】使書如敵辭也兩川乃唐鎮則其書如何伉也前孟知祥不書唐則隱若一敵國矣故於是特（書如）

【發明】蜀本唐境而書遣使如兩川若敵國然者所以著蜀強大之漸耳未幾連兵拒命其端已兆於此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六月唐罷鄴都

秋七月唐以高從誨爲荆南節度使

高季興之叛唐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求復脩職貢故有是命

楚馬希聲殺判官高郁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爲謀主國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山吾將歸老猘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矯以殷命殺郁誣以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已出使我勳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集覽】【猘子】（猘居例反狂犬也以喻希聲）【咋人】（咋音責齧也）

有年

唐主與馮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事道曰臣昔在先皇幕府奉使中山歷井陘之險臣憂馬蹶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道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命左右錄其詩常諷誦之

【書法】明宗於是再書有年矣仁厚之感也綱目書大有年四漢永平九年而書有年者二則皆明宗也舍是無書者矣

唐削錢鏐官爵

吳越王鏐嘗遺安重誨書辭禮甚倨唐遣供奉官烏昭遇韓玫使吳越還玫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制鏐以太師致仕自餘官爵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令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瓘等上表訟寃不省【集覽】鏐（力幽反）玫（莫杯反）

【書法】（方鎮削官爵必書故如李克用先書拔邢州王行瑜先書犯闕之類不書故削無罪也於是重誨之專甚矣故以太師致仕不書書削官爵病唐也）

冬十月唐以康福爲朔方節度使

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唐主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唐主泣辭唐主命更他鎮重誨不可唐主不得已遣將軍衛審峹等將兵萬人衛送之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邀福福擊走之至青銅峽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福遣審峹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集覽】審峹（峹音途）【質實】方渠（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北地郡東漢因之後魏廢為鎮屬靈州後周屬會州唐復置五代晉省入通遠縣宋改為砦故城在慶陽府環縣南七十里）青銅峽（在寧夏衛城西南一百四十里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一名峽口山上有古塔一百八座）

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吳諸道副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久挾天子以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詢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反持其短以附知誥知詢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捐寶貨結勳舊知詢從之廷望至江都因知誥親吏周宗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詢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宜亟入謝廷望還以告知詢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以為統軍遣徵金陵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又以廷望所告詰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之吳加

知誥兼中書令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詼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卒【集覧】【詼語】詼音恢譏戲也前漢枚皐詼笑類俳倡【合飲】合音閤併飲之也

唐以李仁矩爲保寧節度使

唐割閬果二州以仁矩為節度使安重誨之謀也重誨又使綿州刺史武虔裕將兵赴治虔裕唐主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又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集覧】【赴治】句絶赴上綿州之治所【綿龍】皆廣漢郡地綿本涪縣漢先主分立梓潼郡唐置綿州龍本陰平郡魏鄧艾伐蜀自陰平鑿山通道至江油即此唐置龍州【質實】【綿】按一統志隋之州名治巴西縣後改為金山郡唐初復為綿州天寶初改巴西郡乾元初復為綿州宋仍舊元初屬成

都路後屬潼川路　本朝因之改屬成都府【龍】西魏之州名治江油縣後周因之隋初改為平武郡後改為龍門郡唐貞觀初為龍門州垂拱中改正州天寶初改江油郡至德初改應靈郡乾元初復為龍州宋初改政州後復為龍州元改為龍州宣慰司
本朝改為龍州宣撫司隷四川道

【庚寅】唐長興元年　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三月唐董璋築寨劒門與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

董璋遣兵築七寨于劒門孟知祥遣趙季良詣璋脩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為患西川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有尼告二將欲害知祥詰之無狀斬之屏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親服知祥與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懼唐主以詔書慰諭之璋還召武虔裕囚之閬民兵皆鬋髮黥面於劒門北列烽火知祥累表請雲安鹽監唐主許之【集覧】【詰之無狀】詰問也無狀謂不見謀反之情狀【閬中】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綿遂】綿注見上遂春秋蜀地晉立遂

寧郡唐改遂州宋陞遂寧府

質實遂按一統志後周之州名治德陽縣隋初改為遂寧郡從治方義縣唐初為遂州後復為遂寧郡尋置武信軍宋陞為遂寧府元復為遂州　本朝降為縣今屬潼川州

發明唐明宗有戢兵恤民之意故雖藩臣拒命亦且下詔慰諭則其餘從可知矣彼董璋孟知祥皆有據蜀之志然先書璋築寨劒門次書與知祥上表拒命者分首從也夫唐君方欲集安靖和平之福而二人乃無故稱亂兵連禍結是豈天誅所能赦哉

三月唐立淑妃曹氏爲后

唐主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倦於接對妹代我為之德妃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之乃立淑妃為后德妃事后恭謹后亦憐之初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唐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妃由是怨之

吳遣兵擊荆南不克

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討平之

初唐主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從珂為河中節度使重誨屢短之唐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温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彥温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温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彥温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令必生致彥温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絕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温唐主怒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以自通鎮河中自通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保護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侍郎呂琦居

相近時徃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啓琦而後行**集覽**朝請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二年

夏六月朔日食

秋八月唐告密人邊彦温等伏誅

捧聖軍使李行德大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彦温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彦稠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唐主乃斬彦温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既而趙鳳復奏收行德及儉皆族誅之

書法書美之也明宗於是能審聽矣

唐以張延朗爲三司使

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唐立子從榮爲秦王從厚爲宋王

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反

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他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遂反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曰孟知祥云朝廷欲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引兵擊閬州知祥以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將兵攻遂州侯弘實孟思恭將兵會璋攻閬州**質實**閬州按一統志云唐初所置治閬中縣天寶初改閬中郡乾元初復為閬州五代時唐置保寧軍宋初改安德軍元初陞保寧府尋改為保寧路後復為府本朝因之屬四川道

書法知祥前不書唐矣此其與璋並書唐何書唐所以見其反唐也自書其反璋與知祥俱不以唐

稱矣

九月唐以范延光爲樞密使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延光謝不敢當唐主遣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公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如故**胡氏曰**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而保終旣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變耶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為朝廷計道為重誨謀也雖然與其羈留而存形迹之嫌不若優以外鎮之為全也

董璋陷閬州唐將姚洪死之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璋晝夜攻之城陷殺仁矩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臠炙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耶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主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集覽（**得臠炙**）臠力兗反炙之夜反切肉曰臠膰肉曰炙詩箋云炙肝炙也

書法於是仁矩見殺不書削之也兩川之禍仁矩實激之

發明閬州之陷節度李仁矩見殺不書乃書偏裨何哉仁矩受安重誨私屬密詗董璋遂至增飾奏語繕兵益戍稔成兩川之禍死自其分至於姚洪以武人而知大義不顧私恩罵賊而死則其忠義尤為可嘉特書唐將予以死節固其宜也不然綱目去取甚精夫豈厚於洪而薄於仁矩哉

唐詔削董璋官爵遣天雄節度使石敬瑭討之（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以孟知祥兼供饋使石敬瑭為招討使夏魯奇副之）

漢取交州

冬十月孟知祥兵圍遂州董璋攻利州不克（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以其衆降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還閬州知祥聞之曰比破閬州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劒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劒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　集覽　武信軍名今遂寧府是　質實　武信一統志云唐之軍名乾元初於遂州置之治方義縣宋初廢軍陞州為遂寧府元初降為遂寧州本朝因之後降為遂寧縣改屬潼川州）

唐誅董璋之子光業夷其族○董璋兵陷徵合巴蓬果五州（質實　徵合巴蓬果五州名徵州未詳沿革按一統志合州西魏之所置治墊江縣隋初改為涪州後改為涪陵郡唐初復為合州天寶初又改巴川郡乾元初復為合州宋因之改縣曰石照元併縣入州本朝因之改屬重慶府巴州西魏之所置治巴縣後周改為楚州隋改為渝州唐初改為南平郡後復為渝州五代時蜀王建孟知祥繼有其地宋改為重慶府元改為重慶路本朝改路為府隸四川道蓬州後周之所置治安固縣隋廢唐初復置徙治大寅縣天寶初改為蓬山郡後復為蓬州宋以蓬池縣為州治元初置蓬州路後復為蓬州治相如縣本朝因之以相如縣省入改屬順慶府果州唐之所置治南充縣天寶初改為南充郡乾元初復為果州五代蜀置永寧軍節度宋初以州隸梓州路後陞為順慶府元改為順慶路本朝復改為順慶府隸四川道）

十一月孟知祥兵陷黔州（質實　黔州按一統志云隋初所置治彭水縣唐因之宋初以洪杜洋水信寧都濡四縣省入之紹定初陞為紹慶府元改為紹慶路本朝省入彭水縣屬重慶府）

楚武穆王馬殷卒子希聲嗣（考異　此誤書謚　考證　當去武穆馬三字分註謚）

武穆

殷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卒希聲襲位去建國之制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鷄臛數盤其臣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集覽】鷄臛（臛音壑楚辭王逸注有菜曰羮無菜曰臛顔師古曰羮之）與臛但烹煑異齊調和不同非關有菜無菜也

唐削孟知祥官爵并討之攻劒州不克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王思同趙在禮引兵出馬頭山後過劒門之南還襲劒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之弘贄等破劒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劒門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孟知祥懼曰董公果誤我遣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劒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劒州李筠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先是兩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鍠屯來蘇村聞劒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劒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劒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劒門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劒門徑據劒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乃焚毁劒州運糧東歸劒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董璋遣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劒州

契丹東丹王突欲奔唐

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十人越海奔唐

十二月唐石敬瑭攻劒州不克

石敬瑭至劒門進屯劒州北山趙廷隱陳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于河橋敬瑭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瑭歸路按甲待之矛矟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斬百餘人敬瑭又使騎兵衝河橋肇以彊

弩射之薄暮敬瑭引去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

唐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難進兵關右之民疲於轉餉聚為盜賊唐主憂之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拜辭便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芻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不可勝紀時唐主已疎重誨石敬瑭本不欲西征及重誨西出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唐主頗然之

辛卯

（唐長興二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孟知祥兵陷遂州唐守將夏魯奇死之

唐召安重誨還二月石敬瑭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妻子羅拜奉酒進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旣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至行營恐奪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恐將士疑駭宜迎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二月朔石敬瑭以遂閬旣陷粮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匿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故曰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敬瑭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集覽 孟浪（注見唐代宗大曆十四年）

發明 （前書遣重誨督軍未有成功然繼書召重誨還則非遯難而逃者若夫石敬瑭書引兵遁歸則）

有不職之罪為可誅矣此是否之斷也

孟知祥兵陷忠萬夔州

唐以安重誨爲護國節度使

趙鳳言於唐主曰重誨陛下家臣終不叛主但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唐主以為朋黨不悅 **集覽** 不能周防謂防患不周密也春秋序聖人包周身之防

吳以宋齊丘爲右僕射致仕

吳徐知誥欲以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謁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應天寺啓求隱居吳王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入山敦諭齊丘始還除右僕射致仕 **集覽** 謁歸謂謁告歸休也亦言請假

書法 勒致仕也終綱目書致仕二十一而書以其官致仕者四楊復恭韋昭度周玄豹宋齊丘舍是無書以其官者矣

唐賜契丹突欲姓名李贊華以爲懷化節度使

書法 嗢沒斯賜姓名為懷化郡王則不書此其書何病唐也蒙難求奔既賜姓名節鉞寵秩之矣終復殺之謂之何哉以是為唐病故特書之是故賜姓名不書甚美書甚惡書綱目書賜姓名三賜姓三賜名五詳唐天寶九年舍是無書矣

唐以李從珂爲左衛大將軍復錢鏐官爵

唐主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以為左衛大將軍盡復錢鏐官爵遣使往諭旨以鏐日致仕重誨矯制也

唐以李愚同平章事

夏四月唐以德妃王氏爲淑妃

書法（立妃不書書王氏何重誨出也初妃有所求重誨屢諫抑之於是重誨出鎮妃始得行其志矣書病唐也）

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禀舉兵襲福州敗死

（延禀聞閩王延鈞有疾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拒之仁達僞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仁達斬之延禀衆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禀慙不能對延鈞斬之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建州慰撫吏民）

書法（不書反何延禀兄也於是王仁達擒之以獻延鈞斬之則曷爲不書殺其兄書敗死罪延禀也延禀反覆嘗書弑矣今又舉兵以襲福州是亂無已也畧延鈞所以專罪延禀也）

唐以趙延壽爲樞密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使

唐罷麴稅

（罷酤稅麴錢城中官造麴減舊半價鄉村聽百姓自造民甚便之）

唐以宦者孟漢瓊爲宣徽使

（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懲安重誨以剛愎得罪每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輒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絶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書所取不可勝紀）

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

（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制以太子太師致仕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以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崇贊等至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此為人所使耳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

誨唐主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撾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撾殺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

歸本道并二子誅之

書法書致仕何甚唐也重誨之罪專耳既致仕則可以無罰矣而又以譖殺之甚哉

發明重誨專愎不為無罪然明宗始焉不聽其去而終焉又誣而族之故書殺書爵書致仕明其既已謝事而猶不得其死也嗚呼仕於亂世其禍如此士君子可不相時而動乎

唐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

唐主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為由是復為怨敵

六月唐均田稅

閩作寶皇宮**質實****寶皇宮**（按一統志在福州府城內）

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土木之盛

書法書譏好仙也漢書蜚廉桂觀漢武帝唐書望仙觀唐武宗於是書寶皇宮皆譏也

秋九月唐敕解縱五坊鷹隼

敕解縱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書法唐主初立鷹坊止留二十人禁中外毋得獻鷹犬於是又敕解縱可謂終始惟一矣特書美之

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質實****建州**（按一統志唐初所置治建安縣）天寶初改建安郡乾元初復為建州五代時閩置鎮安軍節度又改鎮武軍南唐改永安軍尋改忠義軍宋端拱初改軍曰建寧紹興末陞為建安府元改置建寧路本朝復為建寧府屬福建道

十一月朔日食

吳以其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爲司徒輔政

知誥表請歸老金陵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總録朝政以其子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留江都輔政以王令謀宋齊丘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内樞密使以佐景通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士大夫與孫晟陳覺議時事以國中屢災曰兵民困苦吾安可獨樂悉縱遣侍妓取樂器焚之

十二月唐初聽民鑄田器畝收稅錢

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每田二畝夏秋輸農具三錢

孟知祥遣李肇守利州

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於孟知祥欲以取興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以頃在劒州與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壬辰

（唐長興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唐遣兵擊党項破之

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

胡氏曰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敎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衆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於不給哉

集覽 五季之君季謂季世猶言叔世末世也五季梁唐晉漢周左傳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注二叔謂夏殷叔世疏云國衰為叔世國将亡為季世

書法 書賣之何譏也然學者得書之易自此始故特書初

唐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三月吳越武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

考異 此誤書謚

考證 當去武肅錢三字分註謚武肅

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可為帥者衆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內牙指揮使劉仁杞及仁章久用事為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請誅之元瓘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王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訐者元瓘皆置不問由是將吏輯睦

【集覽】（易姓猶言異姓也謂可善事後唐）【正誤】（易姓今按指易姓為後唐以明宗非莊宗之族也然明宗立已七年吳越事之久矣此但泛言中國之君雖易異姓子孫亦當善事之也）

契丹遣使如唐

初契丹舍利前剌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主謀於群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亦曰前剌契丹之驍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者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剌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集覽】（舍利前剌前剌音側辣契丹將名也契丹國志曰契丹富豪民要裹頭巾者納牛駝十頭馬百匹并給契丹名目謂之舍利惕隱契丹將名後唐明宗賜姓狄名懷惠）

夏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

【質實】（西川一統志云古之郡名即漢之益州地唐至德初於州治置劍南西川節度五代王氏孟氏相繼有其地宋為益州路端拱初改為成都府元為成都路　本朝復為成都府屬四川道東）

川古之郡名即漢之梓州也唐乾元中於州治置東川節度五代時蜀改為武德軍宋改為靜戎軍又改安靜軍尋復為東川節度後仍為安靜軍節度重和初陞為潼川府元改潼川路　本朝初仍為潼川府後降為潼川州直隸四川道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詬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至是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揚林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強衆心趙廷隱亦以為然乃以廷隱為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朔入辭璋檄至又有遺李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與己通謀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因其使者擁衆為自全計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八千趣漢州廷隱陳於雞蹤橋張公鐸陳於其後璋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衆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數騎遁去餘衆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而還命廷隱攻梓州璋至梓州王暉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斬璋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廷隱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知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李仁罕自遂州來侵侮廷隱廷隱大怒知祥犒賞將士謂仁罕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而命之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遂還成都廷隱亦引兵還知祥謂李昊曰君為我曉廷隱今復以閬州為保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昊深解之乃受命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領東川許之又請稱王不許董璋之起

（兵也范延光言於唐主曰若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唐主以為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唐主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集覽**（**小衂**衂女六反敗北曰衂）**質實**（**武侯廟**一統志在成都府城西南八里**赤水**在成都府簡縣治南一名絳水源出隆州歷平泉縣至此東流與鴈水合）

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八月弟希範嗣**考異**（此條與後四年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同○按即位例曰始稱王者繼世曰嗣此二節度書弟某嗣子某嗣必傳誤據清泰二年書唐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則此二條當書馬希聲卒弟希範代之李仁福卒子彝超代之）

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使

唐詔孟知祥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知祥令李昊為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如此則輕重之權皆在群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已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良等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虔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及知祥克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詔凡劔南節度使以下官聽知祥署訖奏聞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集覽**（**無慮**注見宋文帝元嘉六年）

吳徐知誥廣金陵城

書法（廣城非京都邊要不書金陵城也書廣何誅意也知誥將慕志都金陵先廣城之綱目深探其情故以京都例書之而斥徐知誥）

九月唐城三河縣**質實**（**三河**按一統志唐之縣名屬幽州以地近七渡鮑丘臨泃三水故名）

（後隸薊州遂仍舊金元俱隸通州本朝因之屬順天府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質實****良鄉**按一統志漢之縣名屬涿郡晉屬范陽國後魏屬燕郡北齊省入薊縣尋復置隋屬涿郡唐屬幽州後改固節縣尋改良鄉遼金元俱仍舊　本朝因之改屬順天府）

唐大理少卿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荅之

澄上疏曰國家有不足懼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蟊賊傷稼不足懼賢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優詔獎之**胡氏曰**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所以明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使澄信以為不足懼則其所謂可畏者幸而言中耳言雖不足以盡人亦可以取人澄所言乃當理而未有總而言之如是之明者使明宗善聽于以卜相可也何止優詔荅之而已乎**集覽****蟊賊**詩詁云蟊賊一蟲以禾將黃而蟲害之故曰蟊賊**書法**書論事何予康澄也澄言六可畏皆天下大節而常情所忽者可謂知本之言矣書曰優詔荅之交予之也終綱目書論事二賀琛書詔詰責之梁乙丑年康澄書優詔荅之然則武帝明宗優劣見矣）

冬十一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士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

隙不外見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延光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河東帥延光延壽皆曰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遂召義誠詣闕且命趣議河東帥敬瑭欲之而延光延壽欲用義誠議久不決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為非石太尉不可衆從崧議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帑藏委瓌 **集覽**（不落六軍副使先兼六軍諸衛副使今不得說落此職）

唐蔚州叛降契丹

質實（蔚州一統志云後周所置治代縣隋廢之唐復置蔚州治靈丘縣至德初改為安邊郡後復為蔚州遼置忠順軍金復為蔚州初省州為靈僊縣屬弘州尋復為蔚州屬宣德府本朝因之改大同府）

蔚州刺史張彥超與石敬瑭有隙聞敬瑭為總管遂降契丹

書法（叛者何張彥超也曷為不書主名畧之也其畧之何彥超素與敬瑭有隙聞其總管也遂降契丹則其叛也有所激故耳是以畧之然則曷為以叛書去華即夷不可以不書叛也）

癸巳

（唐長興四年閩王王延鈞龍啓元年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正月閩王王延鈞稱帝更名璘

閩人有言直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質實**（龍躍宮按一統志在福州府城內）

二月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子彝超嗣○唐以孟知祥為蜀王

三月唐以李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彝超拒命

先是河西諸鎮皆言李仁福潛通契丹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

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敕諭夏銀綏宥將吏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從之延安從命則有富貴之福違命則有覆族之禍四月彝超上言為軍民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集覽】夏銀綏宥夏本漢朔方郡後魏置夏州銀本春秋白狄地北周立銀州綏亦白狄地後魏立綏州宥在靈夏南境唐立宥州

【質實】夏按一統志後魏之州名西魏置弘化郡後周改懷遠郡隋為朔方郡唐初置夏州後為拓跋思恭所據宋天禧間其孫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以居後陞興慶府又改中興府元改寧夏路　本朝初改寧夏府後降為寧夏衛隸陝西道【銀】後周之州名隋因之屬雕陰郡唐開元初置麟州後改新秦郡尋廢乾元初復為銀州宋初陞為建寧軍後改為鎮西軍元初於此置雲州後改為神木縣　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綏】後魏之州名隋初改為上郡後置雕陰郡唐初復為綏州天寶初改為上郡乾元初復為綏州宋改綏德城元符初改置綏德軍金改為綏德州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延安府【宥】州名注見僖宗中和元年

唐以劉瓚爲秦王傅

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請令自擇秦府判官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請以為傅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諂諛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槩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

唐立子從珂爲潞王從益爲許王

閩地震

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庳陋至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書法】綱目書地震一百一自是無書地震者矣

【發明】王延鈞既以弒逆得國遂至僭舉大號固已為神人之所不容況又驕淫不道必無令終之理是時宇縣分裂各治其國特書閩地震者明他國無預閩地獨震也未幾兵亂繼作遂至不得其死天之

告戒果可忽哉夫以一區區蕞爾之境而天戒猶且若此况奄有四海者乎

吳徐知誥營宮城於金陵

宋齊丘勸知誥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書法 營宮城吳將遷也斥徐知誥何誅意也知誥欲王金陵決矣

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彝超不克引還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斸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費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彝超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與表聞許其自新詔從進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

集覽 赫連勃勃注見晉懷帝永嘉四年鐵弗

唐賜在京諸軍優給

唐主暴得風疾久未平征夏州無功軍上頗有流言於是賜在京諸軍優給有差賞賚無名士卒益驕

發明 有功則賞此御軍之常法也至於征行戍守或暴露久役則加以給賜亦有之矣若夫優游坐食無故給予而又謂之優給則其優厚可知是豈有邦之令典哉唐明宗寬厚有餘而威斷不足上書賜諸軍優給既出於無名至是又以加尊號為詞復賜內外將士優給何哉五代之際兵驕民困在中世為尤甚投降賣國朝唐暮晉實原於此明宗不踰旬月再行賚予亦復何益綱目一書再書所以著習亂之由志覆亡之本為後世戒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唐以錢元瓘為吳王

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璙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璙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閩以薛文傑為國計使

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閩主璘親任之文傑陰求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胷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治之光怨帥其衆且萬人叛奔吳【集覽】被榜捶者胷背分受（榜蒲庚反字本從手通作搒捶主藥反搒捶並笞擊也謂胷與背皆受搒捶也五代史唐廢帝時斂民財將士囚繫滿獄市人詬之曰使我輩鞭胷杖背出財爲賞即此）

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

時一月之間再行優給用度益窘

【書法】優給何異恩也一月再賜兵驕益甚矣此五代之一大弊也故謹書之

唐以秦王從榮爲天下兵馬元帥

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爲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群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上言曰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以白上制以從榮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

【胡氏曰】明宗初非有黃屋之志邂逅得國無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眷戀把握不肯釋手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書既親儒生喜經義而惝然於此豈非馮道趙鳳稽古之力不足以啓沃故邪

唐以趙延壽爲宣武節度使朱弘昭爲樞密使

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爲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不快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日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以爲見已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爲齊國公主復爲延壽言於禁中乃以延壽爲宣武節度使以朱弘昭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弘昭乃不敢言

唐遣使如吳越

吏部侍郎張文寶泛海使杭州船壞風飄至天長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唐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吳主嘉之竟達命於杭州而還

質實　天長一統志云唐之縣名屬石梁郡五代時南唐置建武軍周改為雄州宋初為天長軍至道初復為縣建炎初復為軍後復為縣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鳳陽府

閩主璘殺其從子繼圖

薛文傑說閩主璘抑挫諸宗室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書法　謀反也不書誅何罪璘也於是文傑說璘抑挫宗室繼圖不勝忿至此綱目深探其本故以殺書之

冬十月唐以范延光爲成德節度使馮贇爲樞密使

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以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餞范延光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群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唐以李彝超爲定難節度使

彝超上表謝罪故有是命

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康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

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贇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茍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曰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冐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唐主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之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自非與之同謀豈得一切誅之於是流貶有差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怨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集覽】大漸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四年【恭世子】春秋晉獻公太子申生也申生歸胙於公驪姬譖之申生遂奔新城自縊而死謚曰共共通作恭【戾太子】漢武帝太子據也江充誣以巫蠱據亡走至湖吏捕圍急自縊而死謚曰戾

【書法】終綱目太子書作亂二趙太子章唐秦王太子書誅三趙太子章趙太子宣唐秦王含是無書大子竹亂伏誅者矣

唐主亶殂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贓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書法 賀善贊曰明宗不以位為樂綱目於其得國無譏辭即位數年善多可紀是以有年自開元以來未有書者於是兩書五季之君若明宗者亦可謂賢主矣）

閩主璘殺其樞密使吳昻

（閩主璘好鬼神巫盛韜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璘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文傑惡樞密使吳昻昻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以公久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他疾對也明日使韜言於璘曰適見北廟崇順王訊吳昻謀反以銅釘釘其腦璘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治之昻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怨吳光請兵於吳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攻建州璘遣使求救於吳越）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録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甚憂朱弘昭以誅秦王立唐主為已功欲專朝政天雄押牙宋令詢侍唐主最久雅被親信弘昭不欲其在唐主左右以為磁州刺史唐主不悅而無如之何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吏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集覽 自終易月之制 自終謂已自持服而終其制也易月之制凡三十六日也漢文帝後七年遺詔短喪以日易月注詳見晉武帝泰始二年 正誤 自終易月之制 今按服非自持而使他人代服乎此自字不過自從之義耳）

閩主璘殺其指揮使王仁達

（仁達有擒王延禀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避閩主璘惡之誣以謀叛族誅之）

甲午

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珂清泰元年 春
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 是歲蜀建國凡五國三鎮

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楚王錢元瓘為吳越王

唐以李重吉爲亳州團練使

路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各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於是朱馮不欲重吉典禁兵出爲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爲尼洛陽亦召入禁中從珂由是疑懼

吳人攻閩建州不克

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璘遣兵救建州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討賊軍中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璘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璘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爲謀文傑出繼鵬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臠食之初文傑以古制檻車疎闊更爲之形如木櫃攅以鐵鋒內向動輒觸之既成而首自入焉并誅盛韜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壻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追擊敗之知誥貶延徽爲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

質實

浦城一統志云唐之縣名初屬建安郡後屬建州宋屬建寧軍元屬建寧路　本朝因之改屬建寧府

建州唐初所置治建安縣天寶初改建安郡乾元初復爲建州五代時閩置鎭安軍節度使又改鎭武軍南唐改永安軍尋改忠義軍宋端拱初改軍曰建寧紹興末陞爲建寧府元改置建寧路　本朝復爲建寧府屬福建道

唐以唐汭陳乂爲樞密直學士

唐主即位舊鎭將佐之有才者朱馮皆斥逐之汭以文學從歷三鎭而性迂疎故朱馮引置密近又以其黨陳乂監之

蜀王孟知祥稱帝

知祥以趙季良爲司空平章事

吳徐知誥黜其押牙周宗爲池州副使尋復召之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久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爲然一旦知誥臨鏡鑷白髭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齊丘以宗先已必疾之手書切諫以爲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爲池州副使久之節度副使李建勳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爲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丘【胡氏曰】齊丘畀以傳禪爲不可他日何爲請幽讓皇晚節又謀篡國以是知其建正論責勸進不署表非真能守義也特以自失先幾不得爲元功耳此姦邪之情實也【集覽】【請幽讓皇】（徐知誥受吳禪稱帝奉吳主爲讓皇宋齊丘上書請遷之他州事在晉高祖天福二年）【質實】【池州】（按一統志唐初所置治秋浦縣以地有貴池故名貞觀初州廢永泰初復置南唐陞康化軍宋復爲池州治貴池縣元爲池州路屬江浙省本朝改爲池州府直隸京師）

唐以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從珂舉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大原從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麄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殺之從珂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觀察判官馬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道過京師臨喪赴鎮而已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從珂乃移檄隣道言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爲一時之叛臣况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迹乎遂執其使以聞他使亦多爲鄰道所執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王思同爲統帥侯益爲都虞侯益知軍情將

變辭疾不行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珂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塹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虔釗褊急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從珂以幅紙進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從珂即書思權可邠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兵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潞王悉斂城中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以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

集覽　麤率樂禍麤率忽畧也樂禍謂喜於禍害人　前代安重誨而殺之先曾更代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而擅殺之事在明宗長興二年　朱馮朱弘昭馮贊　當東出之道我今向東出行王思同正當其路　相里金相里複姓注見唐高宗乾封元年

書法　不書反書舉兵何罪朱馮也然則從珂無罪乎書遣兵討之則其罪明矣

發明　按五代史書從珂反而綱目止書舉兵何哉是時朱馮用事擅易藩鎮以至召亂其曲亦有所分故書舉兵以正朱馮誤國之罪爾然從珂雖不書反而唐則書遣兵討之言討則從珂有可討之罪矣又書官軍降潰言官軍則明從珂之為賊矣此互文見意之法也夫豈曲為之隱諱者哉

唐潞王從珂至長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從珂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劉延朗為腹心劉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皆不入城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既承大業國事皆委諸公諸公以社稷大計見

告朕何敢違令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功乃曰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為憂唐主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唐主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軍士益驕無所畏忌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棰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及從榮勒兵天津洪實首擊之康義誠由是恨之唐主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訊之竟不能辯遂斬洪實軍士益憤 **集覽** 何方（方猶言計策）尼惠明（從珂女名惠明先為尼居洛陽近召入禁中）

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之

（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從珂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集覽** 釁鼓（注見隋煬帝大業十年）**質實** 昭應（按一統志唐之縣名天寶初置會昌縣於溫泉宮後改曰昭應縣省新豐縣入焉宋大中祥符間改曰臨潼縣金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西安府）

書法 （殺思同者劉延朗也罪從珂何思同之執也從珂欲宥之未發延朗不待命殺之則權不足矣罪從珂所以予思同也罪從珂則曷為予思同盡心所奉衆散被執辭誼凜然書執殺所以徽著思同之節也故特書其官）

發明 （從珂雖不殺思同思同因從珂而死故以從珂執殺書之若夫不去其官者美思同之不失職）

（也美在思同則惡在從珂矣）

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

從珂至閿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之皆迎降無一人戰者康義誠引兵發洛陽詔以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彥威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從珂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士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亦出迎從珂至陝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為群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義誠麾下纔數十人亦因候騎請降集覽（閿鄉注見晉安帝義熙十三年陝城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唐主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朝遇於衛州殺其從騎

唐主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弘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贇於第傳二人首於從珂唐主欲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為先置漢瓊單騎奔陝初唐主密與慕容遷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及是以五十騎出門

謂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團結而竟不行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變道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胡氏曰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馮道以之處人主廢興則不可若曰務實則當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黜遠朱馮鎮綏中外則難何由作乎以之處此是紾兄臂而得食摟鄰女而得妻不必由禮者也○康義誠至陝待罪

從珂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從珂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乃上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以大計敬瑭聞康義誠叛去俛首長歎數四乃見衛州刺史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群下有所瞻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相與共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鬬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内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騎獨置唐主而去敬瑭遂趣洛陽

【集覽】【為先置】使預備頓置之所【控鶴】一軍之號也【端門】殿之正門也【小黃門】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穀水】水經酈道元注穀水出襄州穀城縣括地志云故穀城在河南府西北苑中【具草】具備也草藁也謂備辦勸進文書之草檢【紾兄臂而得食摟隣女而得妻】孟子告子章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色孰重孟子告屋廬子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則將摟之乎注紾戾也摟牽也則是禮重食色輕也紾音軫又音殄摟音婁戾音力結反

【質實】【穀水】按一統志在河南府永寧縣北七十里源出熊耳山下過崤底經韓城流入洛山海經山西有村曰墦冢穀水出焉其中多珚玉

【書法】出奔何以不地不知所之也雖曰且幸魏州至衛州而後問計其無成謀明矣綱目書播越惟齊君地不地燕主寶不地唐主不地卒皆見殺無成謀故也

【發明】書唐主出奔而不言其所往則是逃竄奔逸茫無所之也石敬瑭國之懿親據大鎮擁強兵聞難入朝幸而相遇正當協力扶持庶幾或有可濟之理既不能然乃反殺其從騎是猶奪餓者之食而引繩以絕之耳直書于策然則非特從珂反敬瑭亦反矣悖亂一至于此可勝歎哉可勝誅哉

唐孟漢瓊詣潞王從珂降從珂誅之

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從珂有舊恩至澠池西見從珂大哭欲有所

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即命斬於路隅

書法　降未有書誅者書誅何罪可誅也然則書降何書降所以著罪人之必誅也非譏殺降歟果譏則不書誅書殺矣書降書誅使天下後世知罪人之不可以苟免也綱目疾惡之意嚴矣哉

發明　此亦可謂之殺降矣乎曰非也漢瓊既誤其主又復奔走迎降規取責國之利此正王法所不容者書之曰誅當其罪矣

唐興元武定兩鎮降蜀

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釗敗歸與漢韶舉兩鎮之地降蜀

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爲鄂王而自立

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荅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珂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群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即帝位乃即位於柩前唐主從珂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唐主怒玫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唐主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柰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胡氏曰〗潞王纔入洛剝民酬兵自是而後六軍販易天子益以習熟唐晉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為人所貿故曰後義先利雖奪之猶不饜也

唐主從珂弒鄂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王弘贄遷唐閔帝於州廨唐主從珂遣弘贄之子巒往酖之閔帝不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孔妃尚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

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胡氏曰〕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畧故遺之歟夫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乏股肱朝無楨幹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雖重吉輩王彥章裴約何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集覽 何在重吉從珂之子也先是閔帝遣楚匡祚檢校重吉家財而殺之於宋州又殺尼惠明令從珂故云〔楨幹〕書費誓篇峙乃楨幹蔡氏傳曰楨墻端木也旁曰幹兩邊障土板也胡氏以喩閔帝無輔弼之臣

書法 書予義也令詢之死非有不得已者直以大義自裁而已如此而死從容甚矣故特書死之

發明 甚哉五代亂亡之禍至是極矣當從珂又叛之初勢甚微弱然始則書官軍降潰次則書諸將皆降故從珂得以從容入洛陽若反手凡百官六軍之衆奉迎不暇既而書廢其主為鄂王又書弑鄂王于衛州惟意所欲曾無齟齬豈非亂亡之禍至是已極故歟然綱目於此不以強弱成敗而廢君臣之義故書弑書廢主以正從珂之罪也若夫宋令詢者歐陽五代史雖不著於死節之列然已於廢帝從珂本紀清泰元年弑鄂王之下書令詢死之矣此互文見義之意也夫令詢是時特一磁州刺史而已官非將相任非腹心親非肺腑乃能君弑死於其難故君子亦以死節予之故夫死在微者則責在貴者死在遠者則責在近者死在踈者則責在親者此固書法言外之意也然則當時輔相大臣如馮道劉昫李愚輩迎降勸進惟恐不及者其視令詢可不愧死亡地哉噫

唐以郝瓊權判樞密院

唐康義誠伏誅夷其族

〔胡氏曰〕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為甚潞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弑君之罪亦足少懲姦賊快於人心方諸苻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太宗之亦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不容者豈不賢哉

書法 從珂書弑矣康義誠曷為猶以伏誅書義誠自從榮之亂反覆覬望今又叛主求容罪不容於

（誅矣以弒書從珂而以誅書義誠所以深惡義誠也）

唐賜將士緡錢有差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繫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胷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唐主患之學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脩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唐主剛嚴有悔心故也【集覽】【夜直】句絕李專美其夜侍直【賞賚亟行】賚賜也亟數也去吏反【山陵】因以明宗陵墓而帑藏空

【發明】孟子論弒君之禍以為後義先利不奪不饜五代自明宗得國賂其將士由是賣國之禍遂習熟而不可解今潞王又從而附益之綱目書賜將士緡錢有差所以著禍亂相尋之本在於知利不知義也孟氏之言豈欺我哉

五月唐以韓昭胤為樞密使劉延朗為副使

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鬬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復遣之河東

唐以馮道爲匡國節度使范延光爲樞密使

唐復以李從曮爲鳳翔節度使（唐主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曮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曮鎮鳳翔許之故有是命）

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濛于和州（知誥將受禪忌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二百衛之）

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顗同平章事（劉昫苛察李愚剛褊論議多不合至相詬罵事多凝滯唐主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尚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文紀秘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寘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筯挾之得二人乃有是命）

唐流楚匡祚於登州（唐主欲殺楚匡祚韓昭胤曰陛下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乃流登州）

蜀主知祥殂子昶立（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劇立子仁贊為太子召司空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仁贊更名昶即位）

八月唐詔蠲逋租三百三十八萬

初唐主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鈎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句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賞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詔長興以前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減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集覽****鈎考**鈎勘稽考也鈎古侯反

書法前書免逋租二百萬緡矣至是七年而逋租又二百餘萬明宗年穀屢豐號為小康豈民之貧固若是哉蓋明宗雖免三司之負而三司利其徵責句取民間之虛數固存耳至是壹蠲除之而後民受其惠矣故書予之

唐李愚劉昫罷

冬十月蜀殺其中書令李仁罕徙其侍中李肇於邛州

仁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求判六軍令進奏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蜀主不得已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昭武節度使李肇聞蜀主即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飲踰旬十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不拜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韓繼勳等素怨仁罕共譖之云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是日肇始釋杖而拜左右請誅之蜀主以為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集覽****偵草麻**偵丑正反問也草麻注見唐昭宗天復二年

十一月吳徐知誥召其子景通還金陵留景遷江都輔政

唐葬鄂王于徽陵城南

徽陵明宗墓也封纔數尺觀者悲之**質實****徽陵**按一統志在河南府城東北

旱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蒲絳尤甚

漢平章事楊洞潛卒

漢主命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弘度昵之洞潛諫曰秦王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矣況昵群小乎漢主不聽洞潛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久之卒

【書法】 卒小國臣録賢也終綱目卒僭國臣二十一而五代十有二漢居二人焉楊洞潛趙光裔何地不生才信哉

乙未

唐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閩永和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二月唐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

蜀主尊其母李氏爲太后

太后太原人本唐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閩主璘立其父婢陳氏爲后

陳氏本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立以為后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書法】 立婢為后晉愍帝建興四年漢主聰譏也立其父婢譏之譏也終綱目書立婢為后一而立父婢為后二璘昶皆閩也

【發明】 己之婢且不可立況父婢乎閩以蕞爾國王璘行之於前王昶行之於後天理既泯俱受弑殺之禍綱目備而書之不以微故不録亦以垂世鑒也

三月唐以趙延壽爲樞密使

唐詔開言路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畧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書法】 自唐神龍元年書求直言後此未有書者於是書詔開言路録善也終綱目書開言路一

【發明】衰亂之世苟有一善可録亦不容泯故前書蠲逋租此書開言路也

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景遷謂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携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況景遷年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矣【集覽】子嵩（齊丘字）

夏六月吳中書令柴再用卒

史官王振嘗詢再用戰功對曰鷹犬微效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

契丹寇邊唐北面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考證】（寇當作入唐）

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唐主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賂太后左右令伺其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對客常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幷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人菽粟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率鎮冀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唱者敬瑭命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益疑之

唐詔竊盜不計贓幷縱火彊盜並行極法

【書法】隋書盜邊糧升以上皆斬譏峻法也於是又甚焉後乎此書漢制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死丁未年季世之法大抵然矣此書幷何竊盜非彊盜此而同死故書幷譏之

【發明】縱火彊盜處以極法可也竊盜不計贓此與隋文詔盜一文以上者死何異故書之以著其失

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管張敬達將兵屯代州

唐以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也唐主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無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竊見前朝置延英殿或宰

相欲有奏論天子欲有咨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復此故事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嚴密聽於閤門奏牓子當盡屏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集覽】〔起居〕問欽膳之增損寢處之安否〔旅見〕記曾子問篇諸侯旅見天子注旅衆也〔咨度〕咨詢度謀也度達洛反〔奏牓子〕奏進也猶言投刺也牓子用紙寬四五寸書鄉邑姓名於其中刺用紙寬二三寸書姓名於紙之前邊反卷如箸大以紅絨要之凡謁人必先詣門者通進之然後引見又投刺注見晉主重貴開運三年

唐以房暠爲樞密使

劉延朗及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暠與趙延壽雖爲使長啓奏除授一歸延朗州鎮自外入者先賂延朗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將帥皆怨憤

【集覽】〔邊陲〕陲遠邊也字通作垂左傳成十三年虔劉我邊垂

蜀寇唐金州不克

【考證】寇當作入

蜀寇金州拔水寨城中兵纔千人都監陳知隱遁去防禦使馬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蜀兵乃退

【書法】蜀與唐並帝各再世矣此其書寇何唐叛臣也各再歷世而君臣之分不可泯綱目之法嚴矣是故魏趙韓與晉並侯三世矣至廢俱酒則猶稱以君蜀與唐並帝再世矣至侵唐金州則猶書以寇故曰綱目之脩君臣之分而已矣

冬十月閩李倣弑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初閩主璘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內璘晚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璘后族陳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璘疾甚倣使人殺可殷陳后訴之璘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引步兵鼓譟入宮璘匿帳下亂兵刺殺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鵬即位更名昶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立父婢李春燕為賢妃璘初娶漢女使宦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掌國信漢主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

虜人宮禁可如是乎至是聞變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荊南梁震退居土洲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法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何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荊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

司馬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胡氏曰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為之臣求之十一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諸道貢幣而從誨所向稱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剽刼之行無賴之名豈論之不及歟抑智之弗察歟或者季興父子苟得無恥不可教誨歟

集覽（鶴氅氅鶴之羽毛也）竹服以象之名曰鶴氅 無賴之名 十國世家曰高從誨所向稱臣蓋利其賜予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注云俗語謂奪攘苟得無愧恥者為賴子

書法 書退居何未臣也震成高氏之業而不肯為之臣可謂高矣綱目不書致仕書退居所以成其高也終綱目書退居者一而已

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

考異（按封拜例殊禮注曰加號九錫之屬王莽等是自為之以自為書據天祐六年書徐溫自領昇州刺史則此當書吳中書令徐知誥自加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

書法（終綱目書殊禮卜書賜者一齊王攸書加者五清河王慶梁冀會稽王昱桓溫知誥書自加者四劉裕蕭道成高歡唐主淵舍是無書殊禮者矣）

十一月閩李倣伏誅

閩皇城使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林延皓等圖之十一月倣入朝執斬之梟首朝門詔暴倣弒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六軍判官葉翹為內宣徽使翹博學質直閩主鏻權為福王友昶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柰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李氏昶嬖李春燕待之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柰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悅放歸永泰以壽終

唐以馬全節為橫海留後

唐主加馬全節之功召詣闕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以為絳州刺史群議沸騰乃以為橫海留後

十二月唐以馮道為司空

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擬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閩以陳守元為天師

閩主賜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丙申

唐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瑭天福元年

閩主昶通文元年　是歲唐亡晉興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唐以呂琦為御史中丞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屢求和親但求前剌等未

獲故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歲以禮幣十餘萬緡遺之役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他夕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喜久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拜謝無數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彊項肯視朕為人主邪既而怒解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群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遂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疎之也【胡氏曰】崧琦欲弭未然之禍者當勸其君內脩政事明義而敦信使朝廷無失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服矣和親下計非上策也

【集覽】【陸梁】注見漢桓帝延熹四年【拜少止】止停也息也拜而少止氣竭故也【彊項】言不低屈為禮也

閩主昶立其父婢李氏為后

【書法】父婢為后閩主璘嘗一書矣閩主昶復書焉家教然矣歷歷書之所以為世戒也終綱目書立婢為后一父婢為后二

夏四月楚王希範以其弟希杲知朗州

靜江節度使馬希杲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漢侵蒙桂二州希範自將步騎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故來省之無他也漢兵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他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五月薛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文遇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群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

謀定天下唐主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太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决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徙敬瑭鎮天平宋審虔鎮河東制出西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以張敬達為西北都部署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今且發表稱疾以覲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判官趙瑩勸敬瑭赴鄆州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柰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群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朝呼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决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敬瑭官爵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楊光遠為副先鋒指揮使安審信雄義指揮使安元信帥衆奔晉陽敬瑭謂曰汝見何利害捨彊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况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士振武巡檢使安重榮亦帥步騎五百奔晉陽

集覽 獨直 句絕單獨侍直旁無他人也 衛州之事 前年閔帝出奔遇石敬瑭於衛州敬瑭盡殺帝之左右而去

質實 鄆州 按一統志云唐初所置治鄆城縣五代時周廢州以縣屬濟州宋因之元屬濟寧路本朝改屬兗州府

書法 從珂敬瑭一也彼書舉兵此書拒命書討何罪敬瑭也請而後命而又拒焉過不在上矣故唐書討使敬瑭無衞州之事果能仗大義責不當立者又豈直書舉兵而已哉

發明 從珂以反叛得国敬瑭與有力焉既以河東與之又復無故改命故綱目不書其反然謂拒命則敬瑭之罪固自不可逃免况又書討以正其名乎

唐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以應河東

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無度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為之請止削官爵歸私第以令昭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詔以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行營招討使討之

秋七月唐殺石敬瑭子弟四人

書法　董璋之子書誅此則曷為書殺從珂篡弒豈明宗比哉綱目之權衡審矣

發明　此何以不書誅敬塘固有罪矣而唐主亦自弒逆之人也況又失信召禍者乎是以書法如此

唐克魏州

石敬瑭遣使求救於契丹

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書法　蠻夷借兵之辭五曰請助曰致助曰入援順辭也曰發其兵尊辭也曰遣使以其兵至敵辭也曰乞兵卑辭也曰求救急辭也綱目書蠻夷借兵八詳漢高帝四年莫下於求救者矣

八月唐張敬達攻晉陽不克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降兵皆隸馬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二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畧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敬達急攻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亦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德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主自將次懷州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旣相接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歎伏引兵會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雖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唐主六懼遣符彥饒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德鈞耀州潘環共救晉安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唐主本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皆勸行唐主不得已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排衆議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遣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家根本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與翰林學士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乃遣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群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唐主

憂沮旦夕酣歌群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胡氏曰敏之策必可觧晉安之圍而唐之君臣不能用豈天固亡之先褫其魄乎

【集覽】虎北口（屬雲中郡在郡之東北居庸關西北過朝鮮）河一名七渡河九十里至虎北口兩旁峻崖中有路僅容車軌口北有鋪本范陽防奚契丹之地也【汾曲】地名在汾水之曲曲言其隈地也隈者水曲隩也汾水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先褫其魄乎】褫丑豸反奪也左傳宣十五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注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禮記祭義篇注耳目之聰明為魄

【質實】【虎北口】一統志云在順天府密雲縣東北百二十里即古北口也兩崖壁直中有路僅容一車下有澗巨石磊磈凡四十五里自是而東凡二十四關口至峨嵋山寨

【書法】自將書次譏也終綱目自將書次二唐從珂石晉主自將書不果行一辛亥年周主

【發明】貴華賤夷春秋之大義也自三代既衰夷狄恣行莫之能禦由漢以來其彊且大者如冐頓之控弦四十萬騎頡利之陵跨中原土蕃之陷沒河隴盛則盛矣至於稱號不過從其本俗未有與中國並稱而無別者五代之時中國分裂契丹彊大於是始僭滛名至是其酋舉兵南向儻以列國之法處之則當書契丹主可也況敬瑭稱臣而父事之滅唐立晉天下無敵固非冐頓頡利吐蕃之比綱目乃斥而名之毋乃不可乎嗚呼此正春秋貴華賤夷之法也夫德光雖盛不過夷狄之雄彊者耳中國禮樂天明之地不幸瓜分壞裂莫能一統若使酋豪亦例以國主稱之則是中國胥為夷矣綱目於此懼之甚謹之甚故斥書其名以正其別爾不然唐曰唐主晉曰晉主契丹曰契丹主混然若一其可乎哉此君子所為懼綱目所由作也噫

冬十月唐括民馬籍義軍以拒契丹

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户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書法】譏無備也祿山反而後募兵東京契丹下而後括民兵籍義旅亦已晚矣綱目前書以禦此書

（以拒言所恃者獨此也）

十一月唐以趙德鈞爲行營都統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騎由土門路西入許之趙州刺史劉在明戍易州德鈞以其衆自隨至鎮州以華温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趣潞州時范延光受詔將兵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志趣難測表稱魏博軍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十一月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遇德鈞於西陽悉以兵屬焉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集覽】〔飛狐〕夢溪筆談曰北嶽恒山今謂之大茂山時半隸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飛狐路在山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度契丹界卻自石門子冷水鋪入餅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今北路不通唯此寨西出承天閣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後宋太宗車駕自太原移幸恒山乃由土門路也飛本作蜚注詳見漢王劉邦三年蜚狐之口〔土門路〕

土門關名古所謂井陘口也又土門注見梁主瑱貞明元年井陘注見秦王政十八年〔團柏谷口〕在潞州之南今太原府祁縣有團柏鎮【質實】〔飛狐〕按一統志地名即古之飛狐口也漢置廣昌縣屬代郡東漢屬中山國晉屬代郡後周治五龍城隋仁壽初改曰飛狐縣易州唐初僑治易州之遂城還屬蔚州貞觀中復故地宋陞為飛狐軍遼復為飛狐縣金元仍舊　本朝復改廣昌縣屬大同府〔土門〕關名在真定府獲鹿縣西北一十里唐貞觀初所建一名井陘關〔團柏谷〕未詳所在唯潞州城東北一十三里有柏谷山又太原府祁縣境東二十里有團柏鎮未知是否明者察之

契丹立石敬瑭爲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之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二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即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赦命法制皆遵

明宗之舊以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為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

胡氏曰敬瑭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則當尊奉許王不為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弒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世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書法 書立為皇帝何不宜立也中國帝王所自立者也為契丹所立則與盧芳揚政道等矣於是又納賂焉可恥之甚也直書醜之此書立為皇帝後書以晉主南下以者能進退之辭也五季之得國莫醜於石晉者矣

發明 契丹舉號蓋夷狄耳狄契丹則狄敬瑭矣敬瑭君父契丹苟焉無恥是亦夷狄而已割地與虜書曰賂之則是中國夷狄皆沒於利也他日舉族淪陷死於沙漠尚誰咎哉

唐趙德鈞降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不悅密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北平父子素蓄異志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柰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書法 書降醜之也降而不受甚醜之也前書荊南自附於吳吳人不受自附不受可也降而不受可

醜之甚於是德鈞以降求立契丹不許綱目惡徼利故直書譏之

唐將楊光遠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

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晉安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無功芻糧俱竭馬死則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諸軍斬我出降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斬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旦集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於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晉主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詔勞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集覽】

【介休】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

【發明】張敬達盡忠而死何以不書死之蓋書光遠殺敬達已足以見光遠之罪雖不書死之而敬達之不可殺明矣況敬達書齎自足以見其不失職守之意而死節亦固在其中矣

晉以趙瑩桑維翰同平章事

契丹主謂晉主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故有是命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于團柏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契丹

晉主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令晉主盡出諸子自擇之晉主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為子貌類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以契丹將高謨翰為

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萬計劉延朗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晉主即位楊光遠降衆議車駕宜幸魏州唐主召李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大震居人逃竄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乃出令任所適衆心差安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晉主與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鎖之送歸國德鈞見述律太后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為翰林學士

書法 以晉主何中國卑也中國之禍也書韋雲起以突厥兵討契丹隋大業元年裴矩以鐵勒擊吐谷渾大業四年夷貊之兵而中國之臣能以之及其衰也號晉皇帝而為契折所以綱目所深悲也降未有再書者德鈞於是可以媿死矣書所以垂戒也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敬塘為契丹所立亦既書于冊矣至是又書契丹以之南下則是聽命夷狄進退皆出於契丹耳敬瑭冐利無耻不足道也中國不競而使夷狄主之是則可哀也已故特筆以志之

晉主發潞州契丹北還

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我令太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餘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因泣別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

集覽 太相溫契丹之將名

唐晉州軍亂逐守將高漢筠

初唐主遣將軍高漢筠守晉州至是副使田承肇帥衆攻之漢筠開門延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柰何害之承肇乃聽漢筠歸洛陽

唐主還洛陽

符彥饒張彥琪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李贊華於其第

晉主至河陽節度使萇從簡迎降

從簡迎降舟楫已具

書法 降未有書迎者書迎降甚譏之也

發明 自河東拒命唐人習於迎降而不耻故楊光遠降于前趙德鈞降于後至是又書萇從簡迎降則唐主誰與守哉從簡既降猶以節度使書之者所以著其擁有藩驍力足拒敵而不拒耳初非予其降而書其爵也

唐主從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

考證 死當作殂〇謹按凡例曰凡無統之帝曰殂唐主從珂在位三年雖以簒得國然無統之主未有以正立者則皆以殂書故當曰自焚殂

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晉主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他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初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晉主以是恨之收付御史臺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晉主甚悔之

集覽 留使注見唐憲宗元和三年分上供

送使留州三品

書法孝平皇后書自焚崩從珂書唐主則書殂可矣書自焚死何罪從珂也從珂蓋嘗書弒矣中國所以異於夷貊者以有君臣也君而可弒則與夷貊奚辯哉故因其自焚而書死以貶之凡夷狄盜賊書死然則莽自焚書伏誅矣從珂有罪則曷為不書誅敬瑭之事非義舉也夫安得而誅之

十二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章事

書法唐追廢朱温父子書姓書名此其書唐主何不予敬瑭之廢之也從珂雖篡敬瑭之舉未見其此善於彼也故其廢書唐主其葬書故唐主皆不予其廢之之辭也

晉以張希崇為朔方節度使

初朔方節度使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徙為靜難節度使至是晉主與契丹脩好恐其復取靈武復以希崇鎮朔方

晉以周瓌為三司使不拜

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許之

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

文進聞晉主為契丹所立棄鎮奔吳所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書法文進於是三書奔矣此其書何譏也文進嘗仕契丹而逃之於是聞契丹以晉主南下棄鎮奔吳則安知其非懼禍也然則何以書唐安遠節度固唐官也果以契丹所立為可耻而綱目予之則其初歸也必不書奔矣三書曰奔皆以著其有所避也

發明是時唐已滅矣而猶繫之唐者明其耻事夷狄所立之君耳既不事之則文進固唐之臣也書爵所以予盧不書叛所以惡晉

高麗擊破新羅百濟

（高麗主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五十六終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七

（起丁酉盡丙午）**考異**（提要起丁酉下有晉高祖天福一年盡丙午下有晉主重貴開運三年）

凡十年

（晉天福二年　南唐烈祖徐誥昪元元年是歲吳亡）
（晉蜀漢閩南唐代吳凡五國吳越湖南荊南凡三鎮）

春正月朔日食 **質實**（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晉天雄節度使范延光殺齊州防禦使秘瓊

（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嘗夢蛇自臍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善及敗延光雖奉表請降內不自安以書潛結成德留後秘瓊欲與之為亂瓊不報將之齊過魏境延光遣兵邀殺之）**質實**（成德軍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齊州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　魏州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天雄節度注同上文）

晉以李崧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

時晉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仄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脩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質實】桑維翰河南人藩鎮注見唐肅宗上元元年反仄注同上實應元年

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

徐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勸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勲曰尊公太祖元勲今日掃地矣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以宋齊丘徐玠為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為內樞使【胡氏曰】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亦亂矣周本自以楊氏舊臣不肯勸進於齊乃持義不力為子所奪世衰道微一至此極嗟乎【質實】江都縣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金陵郡名注同上興平二年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江寧府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金陵

【書法】書封王多矣未有書建國于其地者此書于金陵何終宮城之書也知誥欲王金陵久矣首書廣金陵城繼書營宮城於金陵於是書建齊國于金陵所以深誅其意也

二月契丹攻雲州判官吳巒拒之

【考異】據下書晉雲州圍解此攻字下疑漏晉字

契丹主歸過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判官吳巒在城中謂其衆曰吾屬禮義之俗安可臣於夷狄乎衆推巒領州事閉城不受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指揮使郭崇威亦恥臣契丹挺身南歸張礪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

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笞彥英而謝之礪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甚重之**質實**契丹東胡種名注見晉安帝義熙二年雲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應州注見梁主瑱貞明二年

三月吳越王元瓘殺其弟元珦元球

書法書攻何不以雲州予契丹也於是巒恥外臣閉城自守書曰拒之予巒也綱目於巒屢書之

初吳越王鏐少子元球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元瓘立元球恃恩驕橫增置兵仗國人附之元瓘忌之銅官廟吏告元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又為蠟丸與兄元珦謀議元瓘召元球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球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之并殺元珦元瓘欲按諸將吏與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既以安反側今宜效之元瓘乃止**集覽**球恩律反珦虛亮反格殺不用兵仗而白手殺之曰格殺**質實**銅官廟未詳處所蠟丸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光武克王郎事在漢帝玄更始二年曹公破袁紹事在漢獻帝建安五年

晉葬故唐主于徽陵南

或得唐潞王膂及髀骨獻之詔以王禮葬

書法書葬何予存厚也綱目於滅國之主有能葬之者必書故魏葬漢獻帝書魏晉葬陳留王書晉陳葬梁孝元帝書陳晉葬故唐主書晉惟宋葬晉恭帝不書宋宋弒也

發明前已書廢為庶人今又書故唐主者不予其廢也而晉又自詔以王禮葬之則亦不知所據矣

夏四月晉遷都汴州

范延光聚卒繕兵將作亂會晉主謀徙都大梁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質實**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汴州注同上文

吳徐知誥更名誥

【書法】知誥書封齊王建齊國矣不書齊王知誥何畧之也曷為畧之吳雖稱帝實列國也又建國焉故畧之自是迄篡國稱名而已

○**五月吳與契丹通使脩好**

徐誥用宋齊丘策欲結契丹以取中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脩好契丹主亦遣使報之

【書法】前書契丹與唐脩好主契丹著強也丁亥年此其主吳何吳意也風馬牛不相及而吳不遠脩好焉書曰吳與罪吳也

六月晉范延光舉兵反遣楊光遠等討之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會延光病密召澶州刺史馮暉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乃從之遣兵渡河焚草市詔馬軍指揮使白奉進屯白馬津都軍使楊光遠屯滑州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屯衛州重威尚晉主妹樂平長公主延光遣馮暉孫銳將步騎二萬抵黎陽口【集覽】（元隨押牙孫銳元隨延光爲押牙）【質實】（澶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馮暉魏州人白馬津注見漢王和三年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衛州注見秦王六年朝歌樂平長公主樂平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長公主注見唐太宗貞觀六年黎陽口即黎陽津之口注見漢王和三年）

晉以和凝爲端明殿學士張誼爲左拾遺

凝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于凝以為切近之職為天子耳目宜知四方利病柰何拒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凝奇之薦於桑維翰除左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備邊不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胡氏曰】攻己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主有預防之憂善矣凝知誼賢而亟薦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說而未能有行焉則心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贈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備邊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安能並行而不相悖邪誼獻此言

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之不問也

質實 耀州注見梁主瑱貞明二年張諠襄邑人和凝鄆州須昌人

晉雲州圍解以吴巒爲武寧節度副使

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吴巒遣使間道奉表求救晉主以為請契丹解圍去乃召巒歸以為武寧節度副使

質實 武寧節度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晉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

張從賓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東都留守重義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羽檄縱橫從官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

集覽 汜水關案汜水縣有虎牢關成皋關旋門關故總言汜水關也汜水注見漢王和四年羽檄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二年

質實 河陽節度注見唐昭宣帝天祐二年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

閩作白龍寺

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閩主作白龍寺時百役繁與用度不足有司除官皆令納賂賤籍而獻之以貨多寡為差又以空名堂牒賣官於外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菜雞豚皆重征之

集覽 空名堂牒空去聲案唐制敕牒須中書省宣署申覆然後施行今皆空其姓名令買者自簽署也牒或作帖又堂帖注見唐懿宗咸通十一年

秋七月張從賓攻晉汜水關

從賓攻汜水晉主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乃止

集覽 嚴輕騎嚴謂嚴裝猶言治行也人馬不帶甲曰輕騎

晉將軍婁繼英等奔汜水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將軍婁繼英尹暉在大梁温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繼英暉

事泄出走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焚蠟書勿以聞暉為人所殺繼英奔許州節度使萇從簡盛為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止之遂同奔張從賓繼英勸從賓執三温皆斬之【質實】（許州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謀人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蠟書注見唐德宗建中三年三温謂延濬延沼延滚）

晉義成節度使符彥饒舉兵反指揮使盧順密討平之

白奉進在滑州軍士有夜掠者捕獲五人三隸奉進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柰何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耶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諸軍讙譟不可禁止奉國左廂指揮使馬萬帥部兵欲從亂遇右廂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宮纔二百里柰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滅乎今日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衆莫敢動萬不得已與攻牙城執彥饒送大梁斬之楊光遠士卒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等販弄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逼今若改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三鎮繼叛人情大震晉主問計於劉知遠對曰陛下昔在晉陽糧不支五日俄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内有勁兵外結彊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幞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衆皆畏服【質實】（義成節度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滑州奉國軍名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魏城謂范延光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書法】（於是彥饒殺白奉進耳不書殺奉進何書殺是兩下相殺而已恒辭也直書曰舉兵反所以誅其心也故分注於奉進順密之言皆備之而大書曰討）

【發明】（方書范延光反繼書張從賓反未幾又書符彥饒反是何反者之多且易也投降賣國以利誘）

人得既以此失亦以此晉之所以不即亡者亦幸焉耳備書于策其為後戒豈不明哉

晉楊光遠敗魏兵杜重威等克汜水張從賓伏誅

（馬暉孫鋭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鋭衆敗多溺死暉鋭走還杜重威龐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衆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渡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舘脩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鋭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不許）質實（六明鎮未詳𧰼所汜水縣名注見秦莊襄王元年成皐俘斬注見梁武帝大通元年）

書法（走而溺也書伏誅何惡從賓也從賓本擊延光乃為所誘而反至殺皇子二人其罪大矣故正其罪書伏誅）

晉安州亂討平之

（安州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渡江奔吳晉遣上將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撿許赦王暉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質實（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安陸大掠釋名掠力酌反刼取財物也）

吳徐誥殺其主之弟歷陽公濛

（濛知吳將亡殺守衛軍使王宏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引二騎詣廬州欲依之本將見之其子弘祚固諫本怒曰我家郎君來何為不使我見弘祚合扉不聽本出使人執濛送江都徐誥遣使殺之侍衛軍使郭悰殺濛妻子於和州誥歸罪於悰貶之）質實（德勝節度未詳沿革廬州注見漢景帝五年廬江和州注見漢冲帝永嘉元年歷陽歷陽縣名注同上年）

吳徐誥稱帝國號唐奉吳主爲讓皇

（吳司徒王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病亟力勸徐誥受禪吳主下詔禪位于）

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令謀卒十月齊王誥即帝位于金陵國號唐遣丞相玠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尊號曰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宴群臣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加齊丘大司徒齊丘以不得預政事心愠懟聞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時陛下為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久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遷讓皇於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立王后宋氏為皇后以景通為吳王更名璟賜楊璉妃號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

質實 致仕（注見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齊王（謂徐知誥）子嵩（宋齊丘表字）永興（一統志云古地名春秋時屬楚秦屬南郡漢屬江夏郡三國吳析置陽新縣隋改富川縣又改永興縣唐屬鄂州宋置永興軍尋改為興國軍元陞為興國路本朝初改興國府後降為州省永興縣入焉改屬武昌府）

書法 廢主書廢恒也朱全忠書奉責唐之臣子耳此其亦書奉何恕知誥也曷為恕之號為讓皇固不可以廢言也自宋以來唐御公外廢主無不書弒者而吳主獨以卒書五季之世僅一而有此固綱目之所幸也故從書奉然吳實列國稱皇非名也自是止以故吳主書之

晉安遠節度使李金全殺其中門使賈仁沼

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漢筠貪猾殘忍聚斂無厭晉主聞之以廉吏賈仁沼代之且召漢筠漢筠懼勸金全以異謀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殺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漢筠遂與推官張綿相結以諂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

書法 殺仁沼者胡漢筠也書金全何金全好諂縱而不問則非自殺之一間耳綱目澄源正本特書罪之

契丹改號遼

是歲契丹改元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書法 蠻夷自改號不書此其書何契丹嘗書稱帝改元矣書改號何也然是後有事仍書契丹綱目

終外之

發明 春秋吳楚之君書其卒不書其葬者所以避其號也契丹是時改國號遼蓋欲與中國等耳然綱目雖紀其改號之始繼是亦止以契丹書之正以存其本種之名不使得與中國並也其旨嚴矣

戊戌

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日食

書法 不書晦朔先後日也據梁武帝普通元年終綱目書正月日食三十七食於朔者二十八食於晦者二不書晦朔者七詳漢惠帝七年舍是無書正月食者矣

○唐德勝節度使周本卒

本以不能存吳愧恨而卒

書法 本心乎吳者也官書唐何咎本也本不忘吳忠矣而受制於其子亦既請行冊命又勸進焉書曰唐德勝節度權不足也綱目於五代卒小國臣十有二詳五代唐乙酉年録才也而本則不能無譏矣

二月晉詔求直言

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駮赦論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銜冤冤氣升聞乃所以招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晉主樂聞讜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御札趣之河南奏脩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臺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

集覽 上駮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駮議又注見唐文宗太和八年封駮 **留中** 留所言於宮中而不報 **帝堯之茅茨** 史記太史公自序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索隱曰此韓子之文也正義曰以茅覆屋曰茨 **孝文之露臺** 孝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產也何以臺為

書法 乙未嘗書唐詔開言路矣於是復見五季之世而有此舉書嘉之也終綱目書求言五開言路一詔言事四詔極言三詔陳過失二詔上封事一詳漢宣帝地節三年

三月晉禁民作銅器

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廢絶錢日益耗民有銷錢為銅器故禁之

晉制諸州奏補將校有數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曰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而已從之

集覽（節度州上州也置節度使）**質實**（都虞候官名注見唐高祖武德六年）

夏五月唐主詔遷故吳主于潤州

吳讓皇固請徙居李德誠等亦亟以為言五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丹陽宮徙讓皇居之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群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更改或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質實（潤州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書法（所名何罪詔也曷為罪之吳主之在江都於金陵未害也而必遷之綱目所不予也故以遷辭書遷）

晉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徭役

金部郎中張鑄奏鄉村浮戶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指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秋七月晉作受命寶

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八月晉上尊號於契丹

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以馮道左僕射劉昫為冊禮使契丹主大悅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

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即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相繼於道乃至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輙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為恥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其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主既得幽州命曰南京以唐降將趙思温為留守思温子延昭在晉晉主以為祁州刺史思温密令延昭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晉主不許**質實**（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祁州注見唐中宗嗣聖八年義豐）

書法 契丹嘗書改號遼矣不書遼何外之也其後雖行朝賀禮行入閤禮綱目終外之

契丹遣使如唐

契丹遣使詣唐宋齊丘勸唐主厚賄之俟至淮北潛遣人殺之欲以間晉

九月范延光復降于晉晉以為天平節度使

楊光遠奏馮暉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時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晉主以師老民疲遣內職朱憲入城諭延

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延光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九月遣牙將奉表待罪詔釋之光遠表乞入朝制以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將佐皆除防團刺史牙兵皆升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敗奔廣晉延光使登城拒守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之至是得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惡逆不可赦晉主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司馬公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質實**（廣晉縣名注見漢後主延熙十七年大名天平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鐵券注見唐中宗嗣聖十六年河陽軍名注見唐昭宣帝天祐二年邢州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坊州注見唐肅宗上元元年）

書法 予反正也去年嘗上表待罪不許矣於是而降故書復綱目予反正故是後致仕書致仕殺具（官書殺）

發明（降則書降何復之有言復則見其反覆叛亂既叛復降耳從而爵之晉之無政抑可知矣交貶之也）

晉以楊光遠爲天雄節度使

冬十月契丹加晉主尊號

書法（乾元之策書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父子辭也彼契丹爾晉主以父事之綱目於晉主書上契丹書加所以著其父事之實爲中國悲也）

發明（晉於契丹則書上尊號契丹於晉則書加尊號中國屈於夷狄足上首下至是極矣綱目書此蓋亦有不得已焉者可哀也哉）

晉以汴州爲東京開封府東都爲西京

質實（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晉主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故徙都之）

晉停兵部尚書王權官

（晉主遣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耻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晉主怒停權官）

質實（穹廬謂契丹注見漢成帝綏和元年）

書法（書予權也於是權耻屈膝辭使不行雖謫榮矣故特書之）

晉樞密使桑維翰罷

（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至是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銜命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晉主不得已罷崧維翰而以處讓代之）

交州亂漢主龔遣其子弘操將兵攻之敗死

初交州將皎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廷藝而代之至是廷藝故將吳權舉兵攻公羨公羨以賂求救於漢漢主龔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弘操為交王將兵救公羨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趣交州權已殺公羨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杙銳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弘操逐之須臾潮落艦礙鐵杙不得反大敗溺死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龔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屍

集覽（皎公羨皎姓也羨廷面反大杙杙餘力反橜也）**質實**（交州注見唐宣宗太中十二年安南安南節度安南軍名注同上文挑戰注見漢王昶四年）

書法（於是皎公羨求救也不書救書攻何誅心也救不書救書攻終綱目一而已矣）

楚王夫人彭氏卒

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有商人妻美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縊死

書法（僭國夫人也何以書録賢也故楚書彭氏吳越書馬氏終綱目僭國夫人書卒二而已）

河決鄆州

書法（自莽世辛未書河決是後九百餘年書河溢河漲者凡八其以河決書者一而已詳唐玄宗開元十年及朱梁決河為二以踈河漲唐昭宗乾寧三年後復決河以限晉兵戊寅年晉雖塞之未幾復壞甲申年於是而河決鄆州明年決博州二十二年九書河決矣終綱目書河決十有六詳漢文帝十二年而五代居其九梁之罪也）

十一月晉冊閩主昶爲閩國王不受

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散騎常侍盧損為冊禮使賜昶赭袍昶聞之遣進奏官白執政以既襲帝位辭冊命閩諫議大夫黃諷以昶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昶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言被杖臣不受也乃黜為民損至福州閩主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使奉繼恭表隨損入貢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

（君不愛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賓其能久乎）

質實（赭袍天子之服赭音者赤黃色也福州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書法（已帝也綱目拜官書不受十九詳唐僖宗乾符三年多予辭惟王仙芝朱全忠閩王昶皆不湍者也）

晉建鄴都置彰德永清軍徙澶州城

（晉主患揚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許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晉遂建鄴都於廣晉府置彰德軍於相州以澶衛隸之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澶州舊治頓丘晉主慮契丹為後世之患遣劉繼勳徙澶州城跨德勝津以高行周為鄴都留守王廷胤為漳德節度使王周為永清節度使）

質實（跋扈注見漢質帝本初元年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鄴都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廣晉府注同上年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貝州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博冀二州名博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頓丘一統志云古地名春秋時為衛邑漢為頓丘縣屬東郡晉置頓丘郡後廢北齊縣省隋復置屬武陽郡唐大曆中析頓丘及昌樂縣置清豐縣屬澶州以孝子張清豐故名五代唐以頓丘為德清軍宋慶曆中徙德清軍治清豐熙寧中省頓丘入焉金罷軍以縣屬開州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大名府澶州城在大名府開州城南五里春秋會盟于澶淵宋神宗時河決澶州城即此德勝津注見梁主瑱龍德元年德勝城彰德節度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永清節度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

晉范延光致仕

（延光屢請致仕居于大梁每預宴會與群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王景拒境不從以景為耀州團練使）

質實（耀州注見梁主瑱貞明二年）

晉聽公私自鑄錢

敕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惟禁私作銅器

故吳主楊溥卒

唐主追謚曰睿皇帝

書法書卒何予徐誥也自宋弒零陵是後篡國之主無不殺者惟唐鄭公書薨於是而楊溥亦書卒若徐誥者可謂庶幾矣

晉鳳翔軍亂討平之

鳳翔節度使李從曮厚文士而薄武人愛農人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作亂剽掠從曮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走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質實華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二年　鎮國節度注同上文

晉天福四年　閩主曦永隆元年（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鎮）春正月晉以馮暉為朔方節度使

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鈔無復畏憚党項酋長拓跋彥超最為強大暉至彥超入賀暉厚遇之因為於城中治第豐其服玩留之不遣封內遂安

質實朔方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張希崇薊人　寇鈔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　党項西羌別種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　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

唐主徐誥復姓李氏更名昪

唐群臣屢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從之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又不以外戚輔政宦官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掊民刻軍安得羨餘耶改太祖廟號曰義祖為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唐主更名昪詔百官議二祚合享禮宋齊丘等議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群臣言義祖諸侯不宜與高宗太宗同享請於太廟正殿

後別建廟祀之唐主曰吾自幼託身義祖鄉非義祖有功於吳朕安得啓此中興之業群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若祖鄭王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禕有功禕子峴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皆有司所撰**胡氏曰**語既復姓為考妣發哀成服是也而必祖唐慕名失實與為徐氏何異乎

集覽二祚合享三祚謂前唐與南唐合音閤合為一廟而享祭之不祧之主祧他彫反遷廟也不祧不遷也主神主也孔子家語遠廟為祧注祧遠意也親盡為祧文公家禮曰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此云不祧言親盡亦不毀也義祖諸侯謂徐溫本諸侯也吳王恪唐太宗之子鬱林王名恪後改王吳鄭王元懿唐高祖之子名元懿封鄭王

質實斬衰注見漢靈帝熹平五年居廬注見晉元帝太興元年

發明徐誥復姓李氏更名昪按分注昪祖吳王恪又欲祖鄭王元懿若恪則太宗之子若懿則高祖之子也考之通鑑唐主又以歷十九帝三百年疑十世太少既而有司告以三十年為世遂從其說蓋以恪至峴五世又五世至其父榮故也至於五代史世家則謂昪自言唐憲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志生榮昪乃自以為建王恪四世孫遂追尊四代祖恪超志榮為帝立廟其說甚明然參以唐史吳王恪子琨生禕禕生峴為宰相固有後裔若建王恪則甍而無嗣不知歐陽氏何據云爾又與通鑑不合後世將孰從而信之夫以昪之祖唐世系既遠無所考據此固慕名失實之弊是以綱目但書其復姓而不書其繼唐者正以是也而通鑑又以昪而比漢昭烈則其相去益遠茲故因而及之以告後之折衷者

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章事

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無大功恥與之同制制下數日杜門不受晉主怒謂趙瑩曰知遠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昔在晉陽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餘萬所攻危於朝露非知遠心如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語外聞非所以彰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凝詣知遠第諭旨知遠惶恐起受命

晉靈州戍將王彥忠叛

彥忠據懷遠城叛晉主遣供奉官齊延祚往招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晉主怒曰朕踐祚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伏出迎延祚何得擅殺之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為延祚不應免死 **質實** 靈州注見唐太宗貞觀二十年 懷遠城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

夏四月晉廢樞密院

梁太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晉主懲安重誨專橫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 胡氏曰 樞密之任既降而宰相失其職石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制其事是名廢而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院毀印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

閩主昶殺其叔父延武延望

閩主昶忌其叔父延武延望巫者林興與之有怨詐鬼神語云二人將為變昶不復詰使興殺之并其五子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 **質實** 禁中注見宋孝武大明六年

晉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

唐主遷故吳主楊氏之族於泰州

唐人遷讓皇之族於泰州號永寧宮防衛甚嚴 **質實** 泰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海陵

秋七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晉以皇甫遇為昭義節度使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為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所奏請多踰分為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

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晉主知之以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徙為昭義節度使【質實】（安重榮朔州人義武節度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昭義節度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

晉禁私鑄錢

敕私錢多用鉛錫小弱缺薄宜皆禁之專令官司自鑄

晉以桑維翰爲彰德節度使

楊光遠疏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晉主不得已出維翰鎭相州【質實】（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晉以王廷胤爲義武節度使

初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在契丹至是契丹主遣使來言請使威襲父土地晉主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防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曰爾自節度使為天子亦有階級邪晉主恐其滋蔓不已厚賂之請以處直兄孫廷胤鎭易定契丹怒稍解【集覽】（王都之難事在梁主瑱龍德元年）【質實】（易定二州名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閩主曦弒其主昶而自立稱藩于晉

初閩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及閩主昶立更募壯士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甚厚二都怨望將作亂昶好為長夜之飲彊群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叔父延羲陽為狂愚以避禍昶賜以道士服絕於私第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昶命重遇將兵掃除餘燼士卒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郯私告重遇重遇帥二都兵迎延羲共攻昶昶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宸衛戰敗奉昶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衆稍逃散延羲使兄子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皆死延羲自稱閩國王更名曦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集覽】（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太祖元從者梁太祖之元從禁軍也初梁人太祖以王審知為閩王故有太祖元從拱宸控鶴二都）

（之號案前唐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號曰元從禁軍後皆因之）

正誤（太祖元從今按閩以太祖元從為拱宸控鶴都於梁太祖何預集覽蓋不知閩國亦號王審知為太祖五代史十國世家閩王曦即皇帝位追尊審知為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

質實（北關未詳處所梧桐嶺未詳處所閩國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河决博州

質實（博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

八月晉以馮道守司徒兼侍中

（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主嘗訪以軍謀對曰征伐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

晉以吳越王元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晉以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

質實（郇國注見漢高祖天福十二年）

（從益尚幼李后養於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

書法（書唐何予存厚也不絕唐祀晉於是為庶幾矣是故葬故唐主書以唐許王從益為郇國公書以至書求直言書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徙後書禁造佛寺書贍賈仁沼桑千等官綱目於晉祖其微善亦不沒焉）

冬十月吳越王夫人馬氏卒

（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妓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鏐喜乃聽元瓘納妾生弘倧弘佐弘俶等數八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十二月晉禁造佛寺

漢平章事趙光裔卒

（光裔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充實邊境無虞及卒漢復以其子損同平章事）

庚子

晋天福五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二月晋㘴都留守安彥威入朝

彥威入朝晋主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稱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晋主悅【質實】㘴都注見梁主瑱龍德三年　契丹比狄種名注見晋安帝義熈二年

楚平群蠻立銅柱於溪州

初溪州刺史彭士愁引群蠻寇辰澧楚王希範遣兵討平之自是群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集覽】伏波之後漢光武時交趾女子徵側反光武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討之嶠南悉平廣州記云援到交趾立銅柱為漢之極西界案此柱在邕州今希範亦鑄銅柱故以自明馬援之裔【質實】溪州注見唐玄宗開元十二年　辰澧二州名辰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澧注見唐高宗上元二年　銅柱一統志云在辰州府城西北一百一十里會溪城對江五代晋時溪州刺史彭士愁納土求盟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學士李臯為銘有云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平我師輕躡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名求立誓

唐康化節度使楊璉卒

璉謁平陵還一夕大醉卒於舟中唐主追封謚曰弘農靖王【質實】康化節度注見唐閔帝應順元年池州　平陵或疑即吳王溥之墓未知是否

閩主曦遣兵擊其弟延政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

夏五月延政擊却之

曦驕淫苛虐猜忌宗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杜漢崇監其軍二人爭捃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恊呵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敗之曦遣統軍使潘師逵吳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延政求救於吳越吳越王元瓘

遣寧國節度使仰仁詮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師達分兵出戰延政遣兵敗之延政募死士入師達壘因風縱火戰棹都頭陳誨殺師達其衆皆潰行真將士棄營走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兵始盛仁詮等兵至延政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詮等不從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曦曦遣兵救之遣輕兵絕吳越糧道吳越軍食盡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唐主遣使如閩和閩王曦及延政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然猜恨如故

【集覽】据（俱運反收拾也）

【質實】建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南鎮未詳處所寧國節度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陳誨建安人永平按一統志本漢會稽郡地名吳置南平縣屬建安郡晉改曰延平縣劉宋廢五代時閩為延平鎮改永平鎮後於此置鐔州及龍津縣南唐改縣曰劔浦為劔州治宋縣仍舊元復改曰南平本朝因之為延平府治所仍屬焉順昌本吳建安郡地名唐貞觀初為漿水塲垂拱中為蠲料鎮景福中改永順塲南唐始置順昌縣屬劔州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延平府班師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福州注見漢武帝建元二年閩中宣陵或疑即閩王審知之墓未詳是否

【書法】擊卻之何罪吳越也於是延政求救吳越既至延政擊之則曷為以罪吳越以兵救人不及則亦已矣犒請班師而不許其志欲何為哉上書曰救下書延政擊卻之則吳越可以自反矣是故漢主龔謀因救而取交州則綱目不書求救而書攻之吳越欲因救而圖延政則綱目不書求救而書擊卻皆所以遏亂畧也終綱目救書卻者一而已

晉李金全以安州叛降于唐晉遣馬全節討之唐師敗績

胡漢筠不詣闕晉乃以馬全節代李金全漢筠給金全曰進奏吏遣人來言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賈仁沼死狀金全大懼漢筠因說金全自歸於唐金全從之晉主命馬全節討之安審暉為之副金全奉表請降於唐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將兵三千逆之金全請唐軍承裕入據安州馬全節進軍與戰大破之承裕南走全節入安州審暉追敗唐兵段處恭戰死虜承裕及其衆悉斬之送監軍杜光業等于大梁晉主曰此曹何

罪皆歸之初盧文進之奔吳也唐主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無得剽掠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戰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遣晉主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擾壘軍法朝章彼此不可帝復遣之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領之〔司馬公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弔士卒而撫之斯可矣何必棄民以資敵國乎〕

集覽　〔鄂州〕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安州〕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安陸

秋七月閩主曦城福州西郭度僧萬人

閩城西郭備建人也度民為僧民避重賦多為僧者

書法　代宗之策書度僧尼千人譏也閩一小國而萬人為文甚矣

晉贈賈仁沼桑千等官誅龎守榮於安州

李金全之叛也安州副都指揮使桑千王萬金成彥溫不從而死都指揮使龎守榮詔其愚以徇金全之意至是贈賈仁沼及千等官誅守榮於安州金全至金陵唐主待之甚薄

晉西京留守楊光遠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許之延光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宜早除之不許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擠于河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憚光遠之彊不敢詰

質實　〔西京〕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發明　石晉得國不以道故左支右吾之不暇大者反小者叛夷狄制其外彊藩制其內晉皆無如之何如桑維翰鎮彰德王廷胤鎮義武皆非獲已又書揚光遠殺范延光在延光固死有餘責然光遠豈得擅殺之哉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正為是耳綱目一書再書識者亦可觀矣

晉詔諸州倉吏貸死抵罪

李崧奏諸州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稅民罪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晉罷翰林學士

學士李澣輕薄多酒失晉主惡而罷之併其職於中書舍人

晉以楊光遠為平盧節度使

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州胡氏曰信者帝王之大寶石祖既許范延光以不死而光遠擅殺之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數以專殺戮而屍之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大藩晉祖失之矣【質實】圍魏之役事在天福三年青州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

冬十月晉加吳越王元瓘尚書令

唐大赦【考異】（下當書境內）

唐大赦詔中外奏章無得言曆聖犯者以不敬論

唐主如江都

唐主巡東都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奏泰州刺史褚仁規貪殘罷為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質實】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晉以閩主曦為閩國王

辛丑

晉天福六年　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

初晉主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部落千餘帳來奔契丹大怒遣使來讓晉主遣兵逐之使還故土【質實】鴈門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成德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書法】隋文之初三書降隋不納美之也此書不受美歟悲晉也其悲之何於是吐谷渾降晉晉畏契丹逐之出境故書悲之是故悉恒謀降唐書不受吳遣使如唐書不受吐谷渾降晉書不受皆譏也

閩以王延政爲富沙王

延政請於閩王曦欲以建州為威武軍自為節度使曦以建州為鎮安軍延政為節度使封冨沙王延政改鎮安曰鎮武而稱之【質實】（威武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鎮安軍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冨沙古地名在建寧府城中）

二月晉彰義節度使張彦澤殺其掌書記張式

彦澤欲殺其子式諫止之彦澤怒射之左右素惡式從而譖之式懼謝病去彦澤遣兵追之晉主以彦澤故流式商州彦澤遣使詣闕求之且曰彦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晉主不得已與之彦澤命决口剖心斷其四支【質實】（商州注見晉元帝大興元年彰義節度注見唐憲宗元和四年）

夏四月唐以陳覺常夢錫爲宣徽副使

唐遣使如晉

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遇如晉求假道以通契丹不許自黄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集覽】（分土注見周顯王八年）【質實】（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

重榮耻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為讓晉主為之遜謝六月重榮執契丹使拽剌遣輕騎掠幽州南境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衆歸附党項等亦納契丹告牒言為虜所陵暴願自備十萬衆與晉共擊契丹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願早決計表

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烝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啓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禍結財力將匱耗蠹孰甚焉武夫功臣過求姑息屈辱孰大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胡氏曰**重榮恥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興師則叛而已矣故其心似忠而非忠其事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爭訓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集覽拽剌契丹使之名拽羊列反剌郎達反**吐谷渾**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兩突厥**東西突厥也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渾注見唐太宗貞觀元年**契苾**注同上**沙陀**注見唐高宗永徽三年朱邪**告牒**謂告身敕牒也**告身**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堂牒**注見天福二年**藩屏**注見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淺中**謂中心淺狹也猶言狹中淺謀前唐王叔文淺中浮表

質實**箕踞**注見漢高帝七年**泰寧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兗州**鎮定**二州名鎮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萬一**注見唐高祖武德九年

書法書請伐何中國也於是晉方尊事契丹重榮違上則曷為無譏不可譏也至其反則書反耳綱目存中國故具舉書拒重榮書請伐無貶辭

發明春秋之法詞繁而不殺者其中必有美惡存焉安重榮執虜使者輕舉妄動其事甚悖然其志

則是其理則正故綱目詳而書之文無貶詞正為是也嗚呼其旨微矣

閩主曦殺其兄子繼業

閩主曦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還賜死殺其子於泉州司徒楊沂豐與之親善下獄族誅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舁櫬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狂發矣貶漳州司戶曦淫侈無度資用不給謀於國計使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匡範增筭商賈數倍未幾不能足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厚諸省務以貸帖聞曦大怒斲棺斷其屍棄水中以黃紹頗代之紹頗請令欲仕者輸錢以資望高下及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集覽**舁櫬（舁與輿通注見陳宣帝太建十二年）**質實**泉州（注見唐僖宗光啓元年）漳州（注見唐憲宗元和五年）

秋七月晉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

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為晉陽李氏贅壻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笞之知遠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衆心大悅**集覽**贅壻（男附女家謂之贅壻說文男無聘財以身自質於妻家為贅壻前漢賈誼傳家貧子壯則出贅顏師古曰贅壻言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肬贅也）**質實**北京（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吳越府署火

吳越府署火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勸唐主乘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賙其乏**集覽**唁之（唁音彥弔生也）**書法**火災非宮闕宗廟不書府署火耳何以書嘉恤鄰也唐主於是可謂賢矣綱目書災十六詳漢文帝七年書火十二詳漢昭帝元鳳四年舍是無書火者矣

閩主曦自稱大閩皇

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節度與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鎮武判官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閩主

（使者至延政對使者語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顧左右曰判官之肉可食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集覽】潘承祐潘姓也一本作藩刊誤【質實】鎮武軍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潘承祐建安人）

八月晉以杜重威爲御營使

（馮道李崧屢薦重威以為御營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帳二相重威所至黷貨民多逃亡嘗出過市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胡氏曰】晉祖為楊光遠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也契丹之事翰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他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為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晉主如鄴都

（帝至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邪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質實】山南東道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

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

（【考異】此誤書諡【考證】當去文穆錢三字分注諡文穆）

（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屬以後事卒內衙指揮使戴惲元瓘養子弘侑乳母之親也或告惲謀立弘侑德安秘不發喪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惲入府執而殺之廢弘侑復姓孫幽之明州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弘佐為節度使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擿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集覽】發擿姦伏注見漢和帝元興元年復其境內稅復音福除也除免其賦稅也【質實】明州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

河決滑州

冬十月晉劉知遠招納吐谷渾白承福等徙之內地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威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凡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隸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帥衆歸知遠知遠處之太原嵐石之間表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達靼契苾亦不附安重榮重榮勢大沮（集覽 安鐵胡 安重榮朔州人初嘗使人為大鐵鞭以獻誑民曰鞭有神指人人輒死號鐵鞭郎君故曰安鐵胡 嵐石 俱在河東嵐本林胡樓煩王所居漢太原郡地元魏置嵐州石本戰國趙之離石邑後周改石州嵐盧含反 質實 太原 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嵐石 二州名嵐注見周赧王八年樓煩石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離石 大同節度 注見秦王政三年雲中 麾下 注見漢王弁三年 達靼 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突厥）

閩主曦稱帝

十一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

晉主之發大梁也和凝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貴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從之十一月從進舉兵重貴遣高行周宋彥筠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鄧州節度使安審暉拒之從進退至花山遇張從恩兵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質實 鄧州 名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鄧城 鄧州節度 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 花山 未詳處所唯安陸州城東一百里有花山舊傳靈濟祖師過此時百草開花故名或疑即此未知是否 襄州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

唐定田稅

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屨盥頮用鐵盎暑則寢於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

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集覽（盥頮盥音管又音灌滌手也頮呼內反灑面也按行按察也行下孟反巡視也）

十二月荊南湖南會晉師討襄州

質實（荊南軍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湖南軍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衡陽）

○晉安重榮反晉遣杜重威擊敗之

考異（攙下書安重榮伏誅此擊敗當作討破）

安重榮聞安從進反遂集境內饑民數萬南向鄴都聲聞于朝晉主聞之以杜重威為招討使馬全節副之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再擊之不動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稍却官軍乘之鎮人大潰重榮走還嬰城自守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

集覽（宗城縣名屬洺州案洺州今廣平府是鎮之精兵謂鎮州精彊之兵也鎮本漢恒山郡後周立恒州唐改鎮州）

質實（宗城縣名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廣宗鎮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恒山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書法（書反矣不書討何晉有慚也重榮不從詔命決抗契丹結安從進同反罪固大矣晉以畏契丹）

至此氣亦少餒焉故重榮書反書伏誅而晉師不書討若安從進則再書討矣綱目之權衡審矣哉

漢主龔更名龑

漢主龔寢疾有胡僧謂龔名不利龔乃自造龑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儼

壬寅

（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　漢主玢光天元年　是歲凡五國三鎮）春正月晉師入鎮州

安重榮伏誅

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碾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晉主函重榮首送契丹

集覽（守陴陴頻彌反城上女墻陴睨也釋名城上垣曰陴陴於其孔中睥睨非常也）

書法（入易辭也書師不書將將無功也）

晉以杜重威爲順德節度使

晉改鎮州成德軍為恒州順德軍以杜重威為節度使重威表王瑜為副使瑜為之重歛於民恒人不勝其苦

質實（恒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恒山順德節度注同上文）

晉以王周爲彰義節度使

（張式父鐸詣闕訟冤故以周代張彥澤）

唐以宋齊丘知尚書省尋罷之

齊丘因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乃以齊丘知尚書省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齊丘稱疾請罷從之）

晉以陳延暉爲涼州節度使

涼州奏遣押牙陳延暉持敕書詣涼州州中將吏請以為節度使從之

質實（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安定涼州注同上建武十年武威）

夏四月晉貶張彥澤爲龍武大將軍

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民馬千餘匹以補之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五千餘戶彥澤既至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四月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彥澤所獻馬百匹聽其如是竊為陛下惜此惡名乞正王彥澤罪法以湔洗聖德疏奏留中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閤極論彥澤之罪語甚切至敕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閤奏請論如法晉主召濤面諭之濤端笏前迫殿陛論辯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知范延光鐵券安在晉主拂衣起入

（禁中旣而有是命）質實（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漢主龑殂子玢立

漢主龑寢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孝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翷謀出弘度弘熙而立弘昌會崇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乃止龑為人辯察多權數好自矜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揚洞酒諌不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國宦者大盛及殂弘度即位更名玢以弘熙輔政胡氏曰劉龑之不智亦甚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及人之子何者推類故也宦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愛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為長久計乎質實（秦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晉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越州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此三州皆非劉龑所有乃借此名以攏其子非實封之也前後僭國倣此）

五月唐以宋齊丘爲鎮南節度使

齊丘旣罷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遂勞問許鎮洪州始入朝唐主與之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柰何忘之唐主怒曰公以遊客干朕今為三公亦足矣齊丘曰臣為遊客時陛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嵩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丘鎮洪州集覽（洪州本漢豫章郡也隋文帝以洪崖所居因置洪州宋孝宗陞隆興府今改隆作龍字）質實（壽州名注見秦王政六年壽春洪州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豫章）

六月晉主敬瑭殂兄子齊王重貴立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主憂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殂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晉主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胡氏曰

（晋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盍明言之乃含糊不對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為如何）【集覽】（視荀息為何如視上聲比也左傳僖九年晋獻公疾使荀息傅奚齊後里克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遂死之）【質實】（齊州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偶語注見唐代宗大曆十一年顧命注見晋成帝咸和元年）

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於尤口

【質實】（汀州注見唐僖宗光啓元年尤口未詳處所或疑即尤溪之口按一統志尤溪在延平府尤溪縣洲多尤姓故名今尤氏自言其上世本姓沈避王審知諱故改云）

晋以景延廣爲侍衛都指揮使

漢循州盜張遇賢起討之不克

（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縣吏張遇賢事之甚謹時循州盜賊羣起莫相統一共禱其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羣帥共奉遇賢稱王改元攻掠海隅遇賢年少無他方畧諸將但告進退而已漢主遣越王弘昌循王弘杲討之戰不利為賊所圍指揮使陳道庠等力戰救之得免東方州縣多為遇賢所陷）【集覽】（博羅廣東路惠州博羅縣縣西有山自會稽浮來傅於羅上故又名博羅山循州本惠州歸善縣地隋置循州在廣東道）【質實】（博羅縣一統志云秦初所置屬南海郡漢晋因之宋齊梁陳仍舊隋屬循州唐以羅陽縣省入南漢屬禎州宋屬惠州元仍舊　本朝因之屬惠州府循州禹貢揚州之南境秦為南海郡地漢初屬南越國武帝時復屬南海郡晋仍舊宋屬南海東官二郡梁置梁化郡隋廢郡置循州治歸善縣大業初改龍州郡唐武德初復置循州屬嶺南道天寶初改海豐郡乾元初復為循州南漢移循州治龍川縣以歸善縣置禎州宋天禧中改曰惠州屬廣南東路宣和中降郡名博羅縣元初改置惠州路　本朝初廢循州改置惠州府隸廣東布政司）

八月晋討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

高行周圍襄州踰年不下奉國軍都虞候王清曰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逼之尚何俟乎與指揮使劉詞帥衆先登拔之從進舉族自焚質實（王清廣平曲周人）

閩主曦殺其從子繼柔

曦宴羣臣於九龍殿從子繼柔不能飲彊之繼柔私减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

唐行昪元條

唐主自為吳相興利除害變更舊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刪定為昪元條三十卷行之

閩以余廷英同平章事

曦以同平章事余廷英為泉州刺史廷英掠人女子事覺曦以屬吏廷英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相

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

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户牖欄檻皆飾以金玉

十一月晉復行官賣鹽法

先是河南北諸州官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蠶鹽斂民錢言事者稱民坐私販鹽抵罪者衆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直斂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於驟變前法及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殆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斂之如故質實（緡錢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

十二月閩以李仁遇同平章事

仁遇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姿容得幸於曦以為左僕射與吏部侍郎李光準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準醉忤旨命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翰林學士周維岳在曦曰維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腸不必長大曦欣然命捽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腸或曰殺

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剗斂者乃捨之

癸卯

晉天福八年南唐元宗璟保太元年殷主王延政天福元年南漢主成乾和元年是歲并殷凡六國三鎮【考異】（【晉天福八年】據上年分注晉主重貴立此當分注晉主重貴仍稱天福八年）

春二月晉主還東京

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晉主聞契丹將入寇還東京然猶與契丹問遺相往來無虛月【胡氏曰】即事而論延廣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即情而論則以晉父事虜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灑之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帥有異意君德荒纖民力困竭乃與虜鬬何能善終狹中淺謀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慮善以動動惟厥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於北狄矣【質實】（【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

唐主昪殂

唐宣城王景遂剛毅開爽唐主愛之屢欲以為嗣宋齊丘亟稱其才唐主以璟年長而止嘗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數日幼子景逿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逿可為嗣唐主怒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嫁之方士獻丹餌之浸成躁急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有論辯中理者亦斂容謝之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喜何論太平凡所賜予皆不受駕部郎中馮延巳為齊王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陳覺相結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詼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之友耶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耳又有魏岑者亦在齊府給事中常夢錫屢言覺延巳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東宮司門郎中蕭儼亦表覺姦回亂政唐主頗寤未及去會疽發背疾亟太醫吳廷裕

遣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殂秘不發喪下制以齊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為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毀之晟乃止陳覺以烈祖末年辨急近臣多罹譴罰稱疾累月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之齊王不許自烈祖相吳禁壓良為賤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巳及弟延魯俱在元帥府欲自買妾乃草遺詔聽民賣男女蕭儼駮曰此必延巳等所為非大行之命也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此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為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為出府金贖而歸之故遠近歸心今即位而反之可乎先帝斜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今必尚在齊主求果得之然以遺詔已行不之改

【集覽】景逷逷他歷反傾巧傾險不正而巧詐厲階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大行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

【質實】宣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孫晟密州人詼諧注見唐代宗大曆十四年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一十七年蕭儼求新人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

延政稱帝以潘承祐為吏部尚書楊思恭為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皮

晉以桑維翰為侍中

唐主璟立

唐元宗即位大赦改元保大祕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唐主未聽政時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数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今何煩也唐主為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初唐主為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懟終以諒直多之及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之坐封駮制書貶池州判官池州多遷

咨節度使王彦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惟事常夢錫如在朝廷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為才委任之馮延已延魯魏岑皆依附覺與查文徽更相汲引侵蠹政事唐人謂為五鬼延魯自負外郎遷中書舍人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羣臣在官爵耳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後有立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岑及文徽皆為樞密副使會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過惡擯斥之【集覽】〔坐封駁制書〕因封駁制書而坐罪也封駁注見唐文宗太和八年【質實】〔韓熙載〕濰州北海人〔池州〕注見唐閔帝應順元年〔查文徽〕歙州休寧人〔江州〕注見晉明帝泰寧二年尋陽

漢晉王弘熙弑其主玢而自立更名晟

漢主玢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内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玢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潮等五人習手搏漢主與諸王宴而觀之至夕大醉弘熙使道庠思潮等掖漢主因拉殺之弘熙即位更名晟以弘昌為太尉道庠等皆受賞賜甚厚【集覽】〔掖漢主〕持漢主之臂

閩主曦立尚氏為賢妃

妃有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

夏四月朔日食○五月殷削其平章事潘承祐官爵

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歛繁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貲户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歛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主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集覽】〔臨汀〕郡名在福建路唐開撫福二州山洞置汀州後改臨汀郡宋復為汀州〔延平〕在福建路本建安郡南平縣地晉置延平縣五代王審知改為鎮南唐分延平劒浦富沙三縣置劒州【質實】〔臨汀〕郡名注見唐僖

宗光啓元年汀州**錢塘**縣名注見漢献帝興平元年**延平**按一統志本禹貢揚州之域周為閩越地秦屬閩中郡漢為東冶縣地屬會稽郡東漢屬會稽南部都尉三國吳屬建安郡晉以後因之隋屬閩州唐為建福汀三州地後於此置延平軍五代時改軍為延平鎮尋於鎮置鐔州南唐改置劒州宋太平興國中因利州路亦有劒州改曰南劒州屬福建路元至元中陞南劒路後改為延平路　本朝初改為延平府隷福建道**諸津**謂龍津劒津等處

漢主晟殺其弟弘杲

漢主晟既立國中議論訩訩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思潮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弘昌賢而得衆尤忌之

質實　**訩訩**注見梁武帝大同元年

閩主曦殺其校書郎陳光逸

光逸上書陳曦大惡五十事曦怒殺之

發明　五季之際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也君子不幸而處斯世則儉德避難括囊無咎可矣既食其祿則不可不忠於所事如張式潘承祐陳光逸之徒或削其爵或殺其身綱目不以其微而不録亦所以存君臣之義而已夫豈樂予之哉

秋七月晉遣使括民穀

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者六十餘人於諸道括民穀

吳越貶其都監使章德安於處州

質實　**處州**注見唐高宗顯慶元年括州

吳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闞璠彊戾排斥異已弘佐不能制章德安數與之爭右都監使李文慶亦不附璠璠貶德安文慶于外與右統軍使胡進思益專橫

集覽　**闞璠**姓名也璠孚袁反

唐主立其弟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

唐主緣烈祖意以景遂為諸道兵馬元帥徙封齊王居東宮景達為副元帥徙封燕王宣告中外約以傳位景遂景達固辭不許景遂自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又立景遏為保寧王宋太后怨种夫人屢欲害景遏唐主力保全之 **質實** 齊州名注見漢景帝三年濟南燕州名注見唐高祖武德九年

九月晉主尊其母安氏爲太妃

晉主事太后太妃甚謹多侍食於其宮待諸弟亦友愛

晉執契丹回圖使喬榮既而歸之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凡契丹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不可負乃釋榮尉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千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縶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晉主以延廣為有定策功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契丹 **集覽** 尉賜尉通作慰勞也 **質實** 回圖使荀子儒效篇圖回天下於掌上注圖規畫也回轉移也 河東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書法 書志亂本也亂本自告哀稱孫始曷為不書稱臣契丹中國之恥也責其不稱臣則天理滅矣

晉之禍不量力者為之

發明 一回圖使特販易人耳而必書之者所以志夷晉交惡之始也

冬十月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爲后

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為子娶馮濛女為其婦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有美色晉主初立納之羣臣皆賀因

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前醊而告曰皇太后之命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晉主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婿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至是立以為后頗預政事兄玉時為鹽鐵判官擢為端明殿學士與議政事**胡氏曰**出帝之少也高祖使傅士王震教以禮記父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夫禮文制度其數固難通也若其大義施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王震當引譬目前之事以證先聖之教則雖市人猶或可曉何出帝如是之懵乎**集覽**醊而告（醊亦作餟音株衛反祭酹也）**質實**梓宮（注見漢安帝延光四年）

書法后所以敵體至尊母儀天下者也立后重事綱目每謹書之書立其婢為后異矣晉愍帝建興四年漢主聰莫甚於立其父婢者也乙未年閩主璘丙申年閩主昶書立肅宗嬪為后異矣戊申年魏子攸莫甚於立其叔母者也是年晉主重貴妻其叔母而天理滅盡矣此綱目所深哀者不得不書以為後世戒也

發明衞公子頑通乎君母於是為狄所滅石晉之亂妻其叔母三綱既絶能無夷狄之禍乎直筆書之其惡甚矣

張遇賢侵唐境唐遣兵擒斬之

遇賢為漢所敗告于神神曰取虔州則大事可成遇賢遂趣虔州唐主遣洪州都虞候嚴恩將兵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鎬為監軍鎬用虔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鎬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其下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市**質實**虔州（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南康）洪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豫章）

十二月晉楊光遠誘契丹入冦

考證冦當作寇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晉主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遣步軍指揮使郭謹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

戍鄆州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刼刺史翟進宗以歸密告契丹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集覽 南樂縣名屬大名府在府南六十里

質實 鄆州注見秦二世二年單父淄州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盤陽南樂縣名注見唐高祖武德五年昌樂德清軍注見高祖天福二年

書法 直言其事不待貶而義自見矣終綱目書誘狄入寇二僕固懷恩楊光遠王恢誘匈奴不與焉

發明 綱目凡列國交侵則不書寇今晉為契丹所立又從而父之是與之為一矣乃書入寇何哉此所以正夷夏之分存中國之體也楊光遠叛唐降晉今又背晉從虜書之曰誘可勝誅哉

唐以宋齊丘為青陽公遣歸九華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謹中書令宋齊丘樹黨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齊丘忿懟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服御將吏皆如王公而憤邑尤甚

集覽 九華山名在池州青陽縣東北十里舊名九子山李白以九峯如蓮花改名九華青陽縣名屬池州在九華山之西

質實 九華山名按一統志在池州府青陽縣南舊名九子山唐李白以其名無所據以山九峯如蓮花乃更名九華青陽本漢丹陽郡涇縣之地名三國吳置臨城縣晉屬宣城郡隋省唐析置青陽縣屬池州以其地在青山之陽故名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池州府

晉旱水蝗民大饑

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原野山谷城廓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納印自劾去民餓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饑甚獨不括民穀杜威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沼稱貸於民復滿百萬斛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

（為乎）【集覽】稱貸於民（稱昌孕反貸他代反顏師古曰稱舉也今所謂舉錢也貸從人求物也孟子滕文上稱貸而益之）【質實】恒定（二州名恒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楚作九龍殿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為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為一龍其幞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用度不足重於賦斂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多逃去希範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籍逃田募民耕藝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彊者為兵惟貧弱受刑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遨遊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禺懷吞噬之志荊渚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覆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希範大怒他日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愎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集覽】稼穡之勞（書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注稼穡農夫之艱難事）鼓鼙之音（記月令脩鞀鞞鼓先儒謂鼓有柄曰鞀大鞀曰鞞鞞與鼙通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禮大司馬中軍以鼙令鼓注中軍中軍之將也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其士衆之氣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閶鼙聲不過闒）【質實】孔目官（夏昊云孔目職掌六曹案牘釋文云猶今之首領也）淮南（郡名謂南唐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番禺（縣名謂南漢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

閩御史中丞劉贊卒

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賀者十二人皆杖之於朝堂以贊不舉劾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卿欲效魏徵邪元弼

（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故敢效魏徵曦悉稍觧乃釋賛賛竟以憂卒）【集覽】（刑不上大夫記曲禮文也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上時掌反與音預公羊傳宣元年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注古者刑不上大夫蓋以為摘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刳胎焚夭則麒麟不至刑之則恐誤刑賢者故有罪放之而已所以尊賢者之類也文詳見漢文帝六年黥劓之罪不及大夫）【書法】（卒小國臣錄賢也然賛之卒閩主與有識焉）

甲辰

（晉開運元年是歲凡六國三鎭閩亡）春正月契丹陷晉貝州權知州事吳巒敗死晉遣兵禦之【考證】（陷當作入）（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入寇逼貝州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性凶悖節度使王令温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亡入契丹言貝州易取會令温入朝執政以吳巒權知州事契丹入寇巒書生無爪牙珂請效死巒使將兵守南門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為都部署與符彥卿皇甫遇等將兵禦之）

唐主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唐主決欲傳位於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請敕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閤來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疎遠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遽收前敕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歎笑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主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遽罷之）【胡氏曰】（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遏馮延巳之徒謀之不臧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儼直以幾危社稷責之）

過矣晟乃能不以其言為憾不亦賢乎【集覽】【不及景陽樓】上文云恨樓下無井蓋謂陳後主景陽樓也後上建景陽樓樓下有井本名胭脂井隋兵至後主與張麗華孔貴嬪投其中以避之因名辱井金陵覽古曰臺城內千福院有小石池言是景陽井有古石井欄其上有刻字惟戒哉二字可辨【質實】齐慈二王謂景遂景達【景陽樓】注見隋文帝開皇九年【舒州】注見梁簡文帝大寶元年【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厲階】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

晉主自將次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契丹

晉主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以景延廣為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畧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京契丹至黎陽晉主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契丹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詔以知遠為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遣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復遣譯者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太原奏破契丹偽王於秀容契丹遁去【集覽】【澶州】漢頓丘縣地五代晉至宋皆名澶州取古澶淵為名今改開州屬大名府在府南百六十里澶市然反【元城】縣屬大名府【秀容】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質實】【東京】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黎陽】縣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三年【澶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元城】縣名注見新莽始建國三年【譯者】注見漢武帝元狩元年重九譯

二月契丹度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

晉天平節度副使顏衎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情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儀謂景延廣曰虜若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朔命石贇守麻家口白再榮守馬家口未幾周儒引契丹主之從弟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

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度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溺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

集覽　頗衎衎古旦反

質實　天平節度注見漢獻帝興平九年東平竇儀漁陽人禹鈞之子博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薛懷讓太原人符彥卿宛丘人戚城注見梁主瑱龍德元年薄之注見齊和帝中興元年

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侵契丹以救晉

書法　書救晉何予彝殷也自契丹南向晉氏諸鎮莫不負者惟彝殷而已特書救晉予之也

○晉詔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屯樂平不進

質實　樂平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三年

書法　書不進何罪不急君也上書詔擊下書屯不進貶莫明於此矣

發明　知遠是時已有無晉之心矣特書不進所以志其始也

○晉百官奏請其主聽樂不許

晉主居喪期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奏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及百官表請聽樂則詔不許

書法　書奏請何罪百官也踰月禫徙月樂禮也於是喪未及祥遽有此請甚矣然晉主之聽細聲已久則其不許亦偽焉而已

楊光遠圍晉棣州大敗走還

質實　棣州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陵

○三月契丹寇晉澶州不克引還

考證　寇當作攻

契丹偽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丘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人

（馬巉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高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餓死今何其多也以精騎左右畧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契丹主帳中小校亡來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閉壁不敢追契丹主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集覽】（頓丘縣名注見漢武帝元光三年）【質實】（古頓丘城一統志云在大名府城東南九十一里）【浮梁】（橋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二年）

漢主晟殺其弟越王弘昌○閩指揮使朱文進弒其主曦而自立

（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閤門使連重遇既弒昶懼國人之討相與結昏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朗從朗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大懼李后妬尚賢妃之寵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殊不平於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曦往問之文進重遇使馬步使錢達弒曦於馬上召百官告之曰天厭王氏宜更擇有德者立之衆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衮冕帥群臣北面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收王氏宗族五十餘人皆殺之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鄭元弼抗辭不屈殺主延政遣統軍使吳成義將兵討文進不克文進以黃紹頗為泉州刺史）【質實】（白居易唐玄宗朝詩人）【衮冕】（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六軍】（注見唐玄宗天寶十五載）【泉州】（注見唐僖宗光啟元年）

晉籍鄉兵

【書法】（閩自審知書卒其後延翰璘昶曦四世皆以弒終習俗然矣五季諸國閩為甚焉）

（每七户共出兵械資一卒號武定軍恃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爲西京留守

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景延廣既爲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出爲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爲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日夜縱酒**質實**（大梁郡名注見周顯）

王二十
九年

晉遣使分道括率民財

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劔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爲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盧億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爲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爲名率民財以實私藏括率使至賦緡錢十萬指取一囷已滿其數**質實**（盧億河內人兗州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書法前書括民穀矣於是復括民財國亦急甚矣終綱目書括民錢穀三唐德宗建中三年五代癸卯甲辰年皆亂政也唐括民馬不與焉五代丙申年契丹括借士民錢帛不與焉五代丁未年

發明去年書遣使括民穀繼書旱水蝗饑今此上書籍鄉兵下書分道括率民財言分道則所在均及言括率則根刷靡遺晉政若此雖微虜寇其能久乎

晉遣李守貞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不克

質實（青州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

○晉太尉侍中馮道罷以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

道雖爲首相依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爲匡國節度使或謂晉主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質實**（匡國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長社）

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

滑州河決浸汴曹單濮鄆五州之境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染翰頌美不若頌罪己之文晉主乃止

質實 五州 汴曹單濮鄆 汴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曹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單注見秦二世二年單父濮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鄆注見唐肅宗寶應元年

晉以折從遠爲府州團練使 考異 遠當作阮

初高祖割地以賂契丹府州與焉會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契丹絶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質實 府州 按一統志本秦漢太原郡地後魏屬嵐州隋屬樓煩郡唐為府谷鎮五代唐陞府谷縣後建為府州後漢陞為永安軍周因之宋崇寧中改為靖康軍又置麟府路元初復置府州後為府谷縣屬葭州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河西 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月支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折從阮 雲中人

晉復置翰林學士

以李慎儀為承旨劉溫叟徐台符李澣范質為學士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杜威爲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略朔方節度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召學士使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欲移卿内地受代亦須奇材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咨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疎略退而熟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

不得頹知遠亦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胡氏曰 宰制運動擇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重威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才否既一槩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爾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爭力啓上心解崧之意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為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豈遽亡乎

質實 朔方節度 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輻輳 注見漢文帝六年 山東 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太原 謂劉知遠

朱文進稱藩于晉晉以為閩國王

書法 文進嘗自立矣亦稱名何不予其自立也故至其殺也皆名之

○晉置鎮寧軍於澶州 **質實** （鎮寧軍 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澶州）○九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 注見新莽天鳳元年）○冬十一月閩泉州牙將留從効等誅朱文進所署刺史黃紹頗傳首建州

泉州散員指揮使留從効謂同列曰朱文進屠滅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衆以為然十一月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歛於從効之家從効紿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諸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衆皆踊躍操白挺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効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函紹頗首遣副使陳洪進齎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泉州刺史從効洪進皆為都指揮使 **質實** （留從効 永春人）

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楊光遠之子承勳刼其父以降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丘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刼其父出

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書法】劫其父降何反正也曷為不書以書劫所以著光遠之心也子劫其父可乎迫父以義猶知有君臣者也然則予承勳歟予承勳則不書晉師圍青州矣上書圍下書劫則承勳亦懼禍而思變耳承勳能為子者當諫於誘狄入寇之初也若是則承勳曷為無貶辭貶承勳則塞改過之門矣故綱目於此晉官承勳不書奐丹殺承勳亦不書

殷遣兵討朱文進唐遣兵攻殷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募兵攻泉州留從効與福州兵戰大破之殷主延政遣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求救於吳越初唐翰林學士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同鄉里循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文徽表請擊延政國人多以為不可文徽獨奏言攻之必克唐主以邊鎬為行營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屯蓋竹聞泉漳汀降于殷退保建陽循屯邵武邵武民執循送建州斬之

【質實】〔福建〕道名注見唐德宗貞元七年〔蓋竹〕或疑地名未詳處所惟台州府城南三十里有蓋竹山有洞名長耀寶光之天洞淵集以為第十九洞天抱朴子言此山可合神丹漢末陳仲林輩得道於此或疑即此處未審是否姑録之以備參攷〔建陽〕本漢建安縣地名晉太康中析置建陽縣屬建安郡宋以後因之隋省唐初復置屬建州尋省入建安垂拱中復置宋景定中改嘉禾縣元復舊名　本朝因之屬建寧府〔邵武〕本禹貢揚州之域周為七閩地秦屬閩中郡漢為冶縣地東漢為東候官縣地屬會稽郡三國吳於此置昭武縣屬建安郡晉改縣曰昭武隋平陳縣廢尋復置屬撫州大業初屬臨川郡唐改屬建州宋以縣置邵武軍又領歸化建寧光澤三縣屬福建路元改軍為邵武路　本朝初改為邵武府隸福建道

【書法】書討何文進弒也殷討罪而唐攻之直書而義自見矣

閏月晉李守貞殺楊光遠

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除汝

州防禦使（胡氏曰）光遠不肯臣事契丹是也既而擧兵與契丹合則其情實反矣承勲以義廹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父既被殺而已乃受賞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虞及禍故為刼降之計歟【集覽】起復承勲（承勲以父喪丁憂禮也今彊起之令復職非也公羊傳宣元年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宋史嵩之丁父憂詔起復大學生黃愷伯等上書曰起復之說聖經所無而權宜變禮衰世始有先朝富弼丁憂起復之詔凡五遣使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卒不從命）【質實】汝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梁縣）

【書法】光遠曷為不書誅晉不能顯誅之也上書降下書殺非譏殺降歟果譏殺降則降不書刼殺不書李守貞矣書曰晉李守貞殺楊光遠所以著晉之不能刑也是故唐不能誅李輔國而使盜殺之則書盜晉不能誅楊光遠而使李守貞殺之則書李守貞因其實而録之而上之不能刑著矣

【發明】光遠反唐反晉死有餘辜然不正其誅者晉人聽子刼父殺之不得其正故也

閩人討殺朱文進傳首建州【考異】（據上書朱文進弒其主此當書討朱文進誅之誤作殺）

殷吳成義聞有唐兵詐使人告福州吏民曰唐助我討賊臣大兵今至矣福人益懼南廊承旨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趣連重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示衆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衆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書法】（綱目書廢君而弒者二十賊討者四書弒君者七十三弒書殺者八賊討者二十六亂豈有已哉自是有書君弒無書賊討者矣詳周安王六年）

契丹復入冦【考證】（冦當作晉）

契丹復大舉入冦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晉主欲自将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

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悩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集覽　元氏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質實　鄴都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護國節度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相州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乙巳

（晉開運二年是歲凡五國三鎮殷改稱閩而亡）

春正月契丹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澤鄴都又遣張彥還屯黎陽景延廣守胡梁渡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兵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都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衆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衆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徃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顔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解去遇等乃得還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少糧盡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踰水環州而南聞張彥澤兵至引還全節等不敢追晉主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晉主以為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發大梁）

集覽　種落

種類也落居也人所聚居故謂之村落屯落聚落 質實 胡梁未詳其義或疑即濬梁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邢洺磁三州 邢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 洺注見漢武帝元狩四年廣平 磁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 安陽水 按一統志一名洹水源自漳德府故洹水縣東至林安安陽二縣屢伏屢見東經永和鎭入衛河 安陽 縣名注見晉惠帝永興元年 皇甫太師 謂皇甫遇 吐谷渾 西羌種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丱鄆 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鼓城 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下曲陽 黎陽倉 注見陳後主至德元年 安陽橋 在漳德府城北四里跨洹水舊名鯨背橋 相州 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 鼓譟 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 大梁 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

殷改國號曰閩

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方有唐兵未暇徙都以從子繼昌鎭福州以指揮使黃仁諷將兵衛之賞林仁翰甚薄仁翰未嘗自言其功發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質實 福州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二月晉主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

晉主至澶州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况不勝乎 胡氏曰 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爲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爲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爲無歲不戰耳向使河北諸鎭厚蓄其力相爲掎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勢德光其能得志於中國乎知遠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蹤跡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集覽 橫挑 橫胡孟反不順理也挑徒了反戲弄也 掎角 注見漢昭烈帝章武二年 質實 河東郡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契丹陷晉祁州刺史沈斌死之 考證 陷當作文

契丹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晉刺史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引契丹急

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終不效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質實】【和州】注見唐中宗嗣聖八年義豐【沈斌】下邳人

【發明】沈斌為晉守臣城陷而死固其分也然其曉諭趙延壽之詞可謂明於君臣之大義夷夏之正理者死得其所宜乎書以予之也

晉以馮玉爲樞密使

晉端明殿學士馮玉宣徽北院使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桑維翰數毀之晉主欲罷桑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中旨以玉為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寶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有寵於晉主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蔽耳目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集覽】【澄汰】猶言沙汰謂選擇之有所棄斥也

閩人及唐人戰閩人敗績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遣祖全恩將兵會之屯赤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敢逼思恭以延政之命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自守召泉州兵分守要害【質實】【赤嶺】未詳處所【泉州】注見唐僖宗光啓元年【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三月閩李仁達作亂以僭卓巖明稱帝閩主延政遣兵討之

初光州人李仁達仕閩叛奔建州及朱文進之亂復叛奔福州浦城人陳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至是二人不自安王繼昌暗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與繼珣說黃仁諷殺繼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

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明素為衆所重相與迎之立以為帝帥將吏北面拜之然猶遣使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真將水軍五千會漳泉兵討巖明

【質實】光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弋陽 浦城 按一統志本漢東候官縣地漢末置漢興縣吳改曰吳興隋省入建安唐初復置改曰唐興天授初改曰武寧神龍初復曰唐興天寶初始改曰浦城宋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建寧府 雪峯寺 在福州府城西一百餘里雪峯山內乃唐所建真覺禪師嘗居于此

【書法】以稱帝何不宜稱者也帝王所自立者也是以於人則不足以帝矣而況僧乎故其見殺也名之而書殺綱目書以稱帝五詳漢光武建武元年舍是無書以者矣

契丹還軍南下晉都排陳使符彥卿等擊之契丹敗走夏四月晉主還大梁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滿城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饑乏至白團衛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排陣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為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饑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諸將繼至契丹却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守貞亦

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追擊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軍引歸晉主亦還大梁胡氏曰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杲劉黑闥宋金剛之徒皆乘其犇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或遏或不遏惟其可而已契丹陽城之敗非偽遁而有覆明矣所宜蒐柬精銳分道躡之待其勢窘追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良圖也雖然杜重威李守貞方有異志苟知此策尚不肯為況不知乎

集覽 泰州屬臨潢府在長泰東燕京東北去一千八百里 逐北注見周赧王三十一年 奚車奚國之車 鐵鷂軍號義取堅剛鷙猛也 蒐柬柬通作簡左傳襄二十六年簡兵蒐乘注簡擇蒐閱也公羊傳昭八年蒐于紅蒐者何簡車徒也

正誤 泰州今按宋朝郡縣志保州本莫州清苑縣地石晉初割屬契丹番戎立為泰州少主尅復移泰州治蒲城尋廢舊泰州復為清苑縣今保定府也杜威等會于定州攻泰州取蒲城遂城安得遠在長城口外之臨潢乎集覽誤

質實 泰州按一統志本禹貢冀州之域戰國時屬趙秦為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為涿郡及信都中山國地晉屬范陽高陽中山安平河間國後魏為樂浪北平上谷郡地隋屬上谷博陵河間三郡始於此置清苑縣唐時其地屬莫定蒲羸等州五代晉割屬契丹於此置泰州後移治蒲城而舊州仍為清苑縣宋即縣置保塞軍太平興國中陞為保州政和初號清苑郡保塞軍節度金天會中改順天軍初屬河間路後改屬中都路元初為保州尋改為順天路至元中又改保定路 本朝改為保定府直隸京師 蒲城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永樂 遂城本漢易州遂城縣地五代唐置宥戎鎮周為梁門口寨宋置靜戎軍景德初改安肅軍金為安肅縣屬中都路天會中陞為徐州後改為安肅州元初縣廢州存 國朝改州為安肅縣隷保定府 虎北口地名注見唐主從珂清泰二年 陽城未詳處所 白溝河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八年 白團衛村未詳所在 藥元福晉陽人 蒼黃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 槖駝獸名注見漢武帝太初三年 幽州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契

丹陽城之敗事在開運元年

晉復以鄴都爲天雄軍

質實（天雄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

閩兵攻福州不克

閩張漢真至福州黃仁諷開其家夷戮闔門力戰執漢真斬之卓巖明無他方略但於殿上噀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李仁達自判六軍諸衛事以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仁諷從容謂繼珣曰人之所以爲人以有忠信仁義也吾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沈九浮死有餘愧因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狥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殺之由是兵權盡歸仁達

質實（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富沙謂王延政）

五月晉順國節度使杜威入朝

威久鎮恒州貪殘不法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由是虜無所忌憚屬城多爲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威見所部殘弊爲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彊累表求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桑維翰曰威居常憑恃勲親邀求姑息及彊埸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晉主不悅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長公主欲相見耳公勿以爲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以足疾辭位

質實（彊埸注見漢靈帝建寧二年長公主注見高祖天福二年）

閩李仁達殺卓巖明稱藩于唐

仁達大閱戰士陰教軍士突前刺殺巖明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于晉唐以仁達爲節度使賜名弘義

質實（威武軍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六月晉以杜威爲天雄節度使

威獻部曲步騎兵四千人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晉主以其所獻騎兵隸扈聖步兵隸護國威復

請以為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主白求天雄節鉞許之（集覧 縣官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質實 部曲注見陳文帝天嘉元年庵聖軍名未詳沿革護國軍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節鉞注見唐德宗興元元年）

晉遣使如契丹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鄉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集覧 漢兒何得一向眠言漢人必不常屈於人也四夷附録作漢兒爭得一向臥耶）（正誤 漢兒何得一向眠〇今按一說猶言何得安枕而卧也胡三省註人寢不安席則輾轉反側而不能寐一向眠則其眠安矣 質實 蹉跌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鎮定二州名鎮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秋七月唐兵拔鐔州

（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鎧仗遣還伏兵殺之死者八千餘人脯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鐔州魏岑馮延巳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撫信之民尤苦之延政稱臣吳越以求救）（集覧 鐔州本建州延平鎮五代時閩主王延政僭位於建州改延平為鐔州今南劍州是鐔音尋）（質實 鐔州注見高祖天福八年延平洪饒撫信四州名洪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豫章饒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鄱陽撫注見晉安帝隆安二年臨川信按一統志本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戰國迭為吳楚之地秦屬九江會稽二郡漢為豫章郡之餘干縣及會稽郡之大末縣地晉宋及隋屬鄱陽東陽二郡唐析衢之

玉山常山饒之弋陽及無建二州地置信州隸江南西道五代時楊吳南唐繼有之宋以信州隸江南東路元改置信州路隸浙江行省本朝初改為廣信府隸江西道

楚王希範殺其弟希杲○八月朔日食○晉加馮玉同平章事

和凝罷加樞密事馮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多造噐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曏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觖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馮玉每善承迎益有寵有疾在家晉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玉乘勢弄權賂遺輻湊朝政益壞**質實**陽城之捷事在開運元年觖望注見漢高帝六年解體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

唐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汀泉漳州皆降

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安曰吾世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衆感其言無叛者唐先鋒使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思安整衆犇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重斂爭伐木開道以迎之至是縱兵焚掠建人大失望

漢主殺其僕射王翷

漢主殺劉思潮以翷嘗與高祖謀立弘昌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集覽**翷力仁反

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為羽林大將軍

延政至金陵唐主斬楊思恭以謝建人以王崇文為永安節度使崇文治以寬簡建人遂安**質實**永安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

十一月晉遣使如高麗

初高麗王建因胡僧襪囉言於晉高祖曰渤海我婚姻也其王為契丹所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是襪囉復言之晉主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上表告喪以武為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使擊契丹仁遇見其兵極弱曏者之言特建為誇誕耳武亦更以他故為解

集覽　（襪囉）胡僧之名襪勿發反囉案釋氏音郎加反渤海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靺鞨

質實　高麗東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五年

吳越殺其臣杜昭達闞璠

吳越內都監使杜昭達統軍使闞璠皆好貨富人程昭悅以貨結二人得侍弘佐左右昭悅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懼謀去璠璠專而愎國人惡之者衆王亦惡之昭悅私謂右統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進思為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誅璠昭達幽仁俊于東府昭悅治闞杜之黨凡權位與已侔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戇故獨存之昭悅収仁俊故吏慎溫其使證仁俊之罪搒掠備至溫其堅守不屈弘佐嘉之擢為國官

集覽　鍛鍊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

質實　明州注見唐僖宗乾符四年　明州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

晉桑維翰罷

初晉主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弟睿近讀書否馮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李守貞李彥韜合謀排之以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公元老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質實　開封府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

丙午

（晉開運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鎮）春正月唐以宋齊丘爲太傅

（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衆心景達為之言於唐主曰齊丘宿望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為名唐王乃以齊丘為太傅但奉朝請不預政事）質實（齊州名注見漢景帝三年齊南）

唐以李建勲馮延巳同平章事

（建勲練習吏事而儒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黨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蘄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給事中常夢錫顓之專典機密夢錫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為池州觀察使夢錫於是稱疾縱酒不復預朝廷事續可求之子也）集覽（稱疾注見唐昭宗天復二年）質實（蘄州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

二月朔日食○夏四月晉靈州党項作亂

（初馮暉在靈州留拓跋彥超於州下故諸部不敢為寇及將罷鎮而縱之王令溫代鎮不存撫羌胡以中國法繩之羌胡怨怒彥超與石存也廝褭三族共攻靈州）集覽（靈州注見唐中宗嗣聖十三年石存也廝褭石存與也廝褭三族之名或謂也當是乜今案大宋重脩廣韻乜字下注蕃姓音彌也反）質實（党項西羌別種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

唐泉州牙將留從効逐其刺史王繼勲而代之○晉定州指揮使孫方簡叛降契丹

（定州西北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衆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事之甚謹深意死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絶好北邊寇盜充斥方簡行友因帥郷里豪健據寺自保契丹入寇帥衆邀擊頗獲其軍資人挈家往依）

之者益衆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欵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道以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集覽】（狼山在定州西北案定州今中山府是）【質實】（狼山一統志云在保定府城西北五十里一名郎山其峯尖銳如削皎然玉立中山郡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蠭起注見秦二世二年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六月晉復以馮暉為朔方節度使

（暉在靈武得羌胡心市馬朞年至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暉乃厚事馮玉李彥韜復求靈州會有羌胡之擾從之使將關西兵擊羌胡）【質實】（朔方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靈武郡名注見唐太宗貞觀二十年靈州邠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龍

契丹寇定州晉遣兵禦之【考證】（寇當作入晉）

（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李守貞為都部署將兵禦之時李彥韜方用事視守貞蔑如也守貞恨之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李崧馮玉信之命杜威致書延壽啖以厚利延壽復書乞發大軍應接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人詣延壽以為期約）

唐遣陳覺使福州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辨可遣唐主乃以覺為宣諭使厚賜弘義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覺不敢言入朝事而還）【質實】（建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

【書法】（凡使稱名不辱命也覺見仁達不敢言入朝事則其以不得命側名之何罪唐也陳覺狂矣而聽遣之亦不知人甚矣書遣陳覺若曰所遣者若人云耳美惡不嫌同辭）

秋七月河决

河决楊劉西入華縣廣四十里自朝城北流

【集覽】楊劉注見唐憲宗元和十三年朝城濮州朝城縣今隸濟寧路朝音潮

【質實】華縣注見唐中宗嗣聖五年朝城縣名注見漢獻帝初平二年東武陽

八月晉劉知遠殺白承福夷其族

晉主數召承福入朝宴賜甚厚使戍滑州屬歲大熱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逃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密表吐谷渾反覆請遷於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分置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誣以謀叛殺之合四百口吐谷渾由是遂微

【質實】滑州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晉流慕容彦超於房州

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坐違法科斂擅取官麥李彦韜素與彦超有隙發其事趣馮玉使殺之李崧曰如彦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苟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乃敕免死削官爵流房州

【質實】房州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房陵

唐攻福州克其外郭

唐陳覺自福州還恥無功矯詔召弘義入朝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命馮延魯將之趣福州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群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覺延魯進攻福州弘義出擊大破之唐主遣王崇文魏岑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

馮暉擊破党項入靈州

馮暉引兵過旱海糗糧已盡拓跋彦超衆數萬扼要路據水泉以待之軍中大懼暉以賂求和於彦超彦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饑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

雖衆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為患請公嚴陳以待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明日暉入靈州集覽（旱海未詳處所）

晉張彥澤敗契丹於定州北○晉以楚王希範爲諸道兵馬元帥

希範知晉主好奢靡屢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故有是命

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騎襲之巳為內應契丹主巳歸牙帳地遠阻水不能救也巒與杜威屢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入朝因言陛下若他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都招討使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十月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取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盪平塞北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胡氏曰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貴矣李崧為相而信趙延壽劉延祚之詐遂興大衆為虜所致向使桑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逆度情偽不輕舉措以取敗亡矣

集覽（牙帳注見唐玄宗開元八年黠虜黠謂桀黠也桀黠注見唐明宗天成元年）

質實（樂壽縣名注見隋恭帝皇泰元年廣晉府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魏郡沙漠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馮李謂馮玉李崧杜令謂杜威也瀛莫安定四州名瀛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莫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安注見唐太宗貞觀元年定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關南夏臭曰尾橋關巳南十縣及晉陽之地皆曰關南幽燕謂幽州燕京注見唐高祖武德四年）

發明 是時中國殘弊自守且不足乃反為虜所致何哉書遣杜威將兵伐契丹則晉人自速其禍不可救矣哀哉

吳越遣兵救福州

唐主命留從效將州兵會攻福州福州遣使乞師於吳越吳越王弘佐召諸將皆曰道險遠難救內都監使水丘昭券以為當救弘佐曰唇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軍但樂飽食安坐邪遣統軍使張筠將兵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程昭悅掌應接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況家有鐺釜野有鏵犂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祥八也弘佐乃止

集覽 水丘昭券（水丘復姓也昭券其名）

十一月晉師至瀛州與契丹戰不利而還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威等引兵南還

吳越兵救福州不克

吳越兵至福州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仁達與吳越兵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效王建封倔強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士皆解體故攻城不克

集覽 倔強（倔與屈通注見漢高帝十一年）

質實 福州（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閩中）

契丹大舉入寇十二月晉將王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考異（寇當作晉）

契丹主大舉入寇趣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契丹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威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烟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孟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稱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等獲晉民皆黥其面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十二月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胡氏曰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以增賂耳此可以救月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均力敵猶且見圖況為之下乎○晉主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詔以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以延廣戍河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契丹遙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

諸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駭愕聽命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為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威其實皆戲之耳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先是契丹主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嘆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至是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說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荅為安國節度使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傅住兒為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胡氏曰五代史稱杜重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能對遂以次署名麾其下解甲與張彥澤先入京師行至平棘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責哉遇一人爾如晉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〇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晉主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明日彥澤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赴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晉主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面縛待罪遣男延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傳住兒入宣契丹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拜受左右皆掩泣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晉主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

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胡氏曰】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爾治亂皆有本原古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求世況始之不以正乎石敬瑭劉知遠皆起晉陽以知遠觀之所對者新勝之契丹豈潞王危亡之比然知遠崛然自奮亦克有立則知國僑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拊摩豺虎與之共守犬羊終見啗齧必致之理也是則維翰雖無當國亡國之罪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國僑非取怒契丹固可預通情款求庇其身而初不相聞竟死彥澤之手是則志在興晉而不為身謀亦足以為賢矣○彥澤倨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縱兵大掠二日都城為之一空彥澤自謂有功於契丹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彥澤素與閤門使高勳不協殺其叔父及弟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嚮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彥澤遷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不進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馮玉佞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延煦之母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惟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契丹主賜晉主手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啜飯之所又以所獻傳國寶非真詰之晉主奏頃王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為群臣備知乃上有司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群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追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集覽】（崛然自奮崛音渠勿反奮猶言起也）

勃然興起曰崛起〔投刺〕事林廣記凡見長者用名紙見敵者以下用刺字其文止曰某郡姓名而已有爵者并爵書之故謂之爵里刺注古者問名將命者止以口達姓名而已無刺字也後世又恐致差失乃以紙書姓名表之〔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此所投刺上之文也李濤〔上疏〕請殺〔張彥澤〕事在高祖天福七年〔十萬橫磨劒安在〕事在天福八年

質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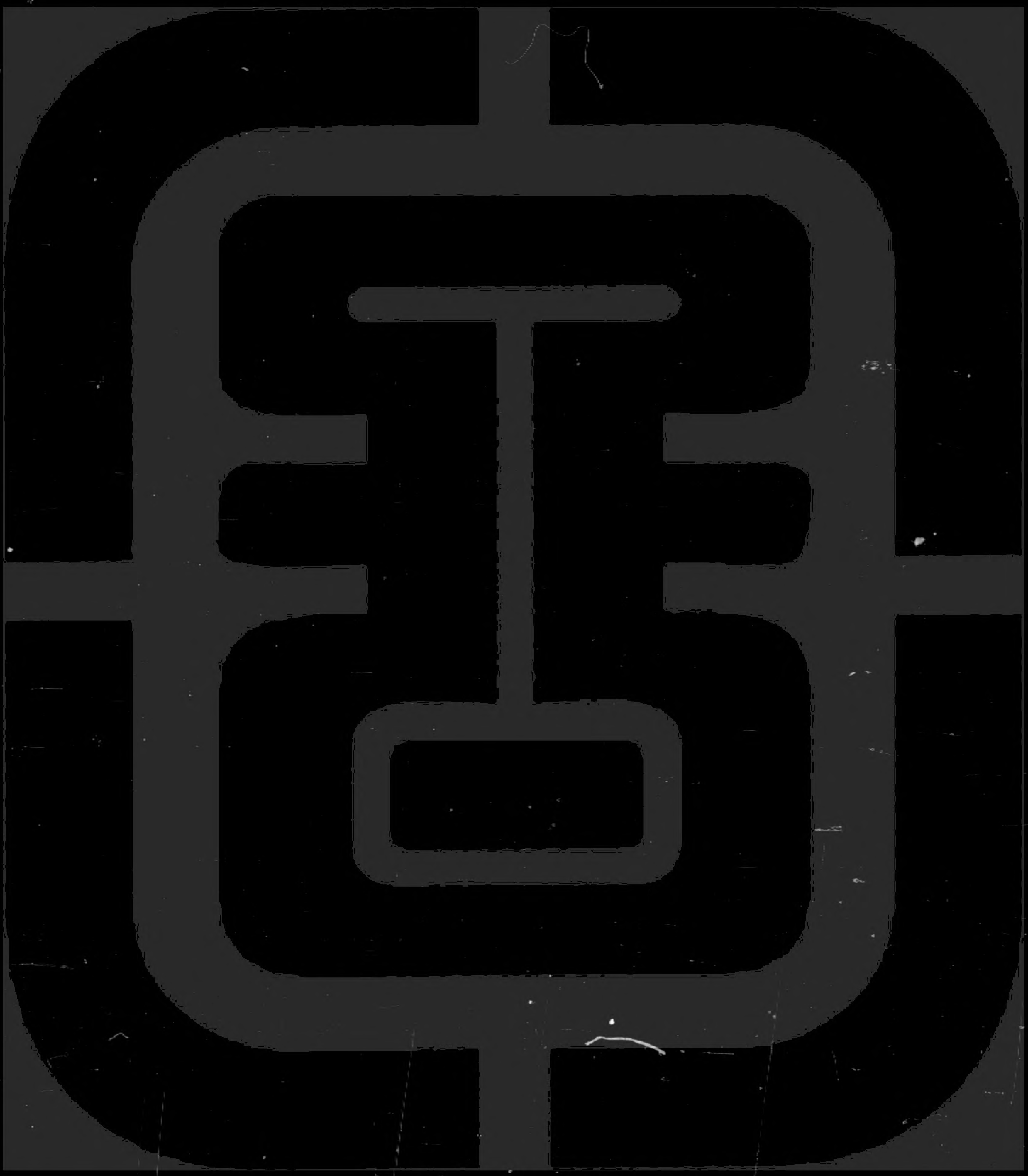
〔冀貝〕二州名冀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貝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甘陵〔滹沱〕河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懷孟〕二州名懷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孟注見唐昭宣帝天祐二年河陽〔義武〕節度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平棘〕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白馬津〕注見漢王抑二年〔封丘門〕熊禾曰封丘門注京城門名也〔面縛〕注見漢順帝漢安元年〔銜璧〕注見晉武帝咸寧二年〔牽羊〕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幽檻〕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封丘〕縣名注見唐僖宗中和四年

書法

維翰不書官何罪之也亡晉者景延廣曷為以罪維翰中國之禍維翰基之也維翰急於近功臣事契丹於是中國屈辱者十餘年激而至於生靈魚肉衣冠塗炭則維翰之罪大矣綱目於是始削其官同於延廣所以正其誤國之罪也

發明

甚矣夷狄之不可與共功也姑以唐事觀之高祖借突厥之兵肅宗資回紇之助皆不旋踵而罹其患又況石晉得國於契丹者乎夫借助夷狄奪人社稷帝有中國苟如是而無遺禍則醜類真可與為一矣傳祚未幾即為所滅蓋其受禍之淺深視其得之輕重始是終是毫釐不差故夫晉氏之滅不惟謀國之乖剌蓋亦天意借是垂戒後人使萬世之下知夷狄之不可與共功欲其戒之謹之毋至自貽伊慼耳綱目持書屢書不一書而足蓋至於書契丹入大梁則無可言者矣若夫王清書戰死者見其以偏裨力戰而死也杜威書以兵降者見其舉大軍之衆不戰而降虜也桑維翰書忠而見殺然不書其官者推原禍始事虜之謀實出於維翰也後之欲用夷狄者可不鑒哉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五十七終